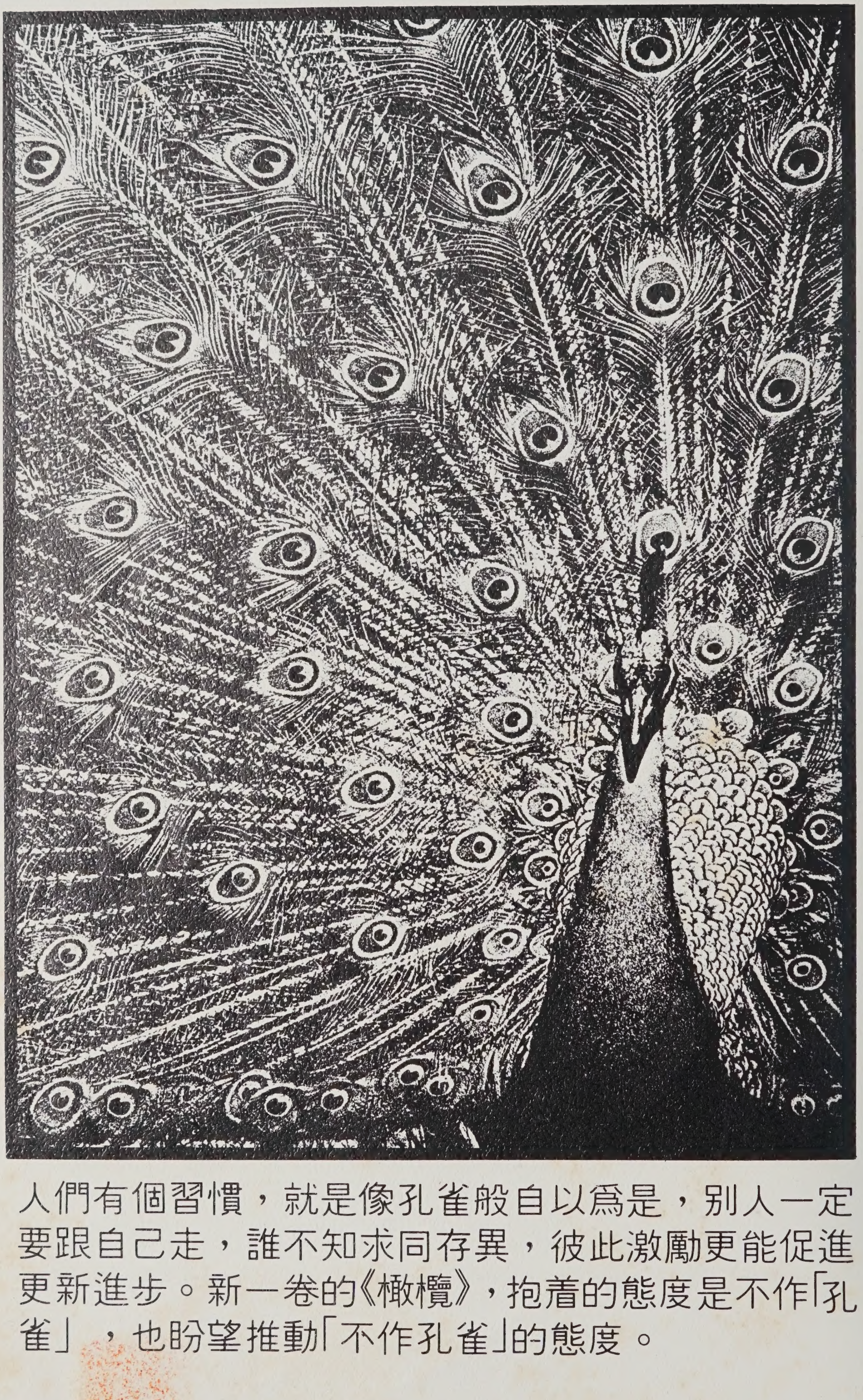
橄欖
OLIVE 40

門徒訓練





人們有個習慣，就是像孔雀般自以爲是，別人一定要跟自己走，誰不知求同存異，彼此激勵更能促進更新進步。新一卷的《橄欖》，抱着的態度是不作「孔雀」，也盼望推動「不作孔雀」的態度。

寫在專輯之前

「門徒訓練」是一個爲基督徒熟悉的名字。原因是「門訓」本來存在已久；加以近日在大專界盛行起來；是以她的影子可謂隨處可見。特別是在宿舍、一些學院如醫學院甚至在校園（中大、港大、理工）「門徒訓練」小組霎時成爲許多大專基督徒趨之若鶩的新生事物。推而廣之，這股「門訓」的熱風也吹到教會之中，致使「訓練門徒」成爲許多教會的大計；「作門徒」成爲許多基督徒掛在口裏的詞彙。

顧名思義，「門徒訓練」是要訓練信徒作門徒；而一般方式都是透過小組甚至個人，強調以生命影響生命。但在實踐的層面上，「門訓」是些甚麽？在背後的門訓工作者、推動者抱有甚麽信念？門訓有何獨特之處？訓練內容是甚麽？有甚麽優點或弊端？參與了門訓的弟兄姊妹抱有甚麽的心態或有何感受？爲何「門訓」會在現今盛行起來？是否與校園及教會社會等變遷有關？「門訓」工作繼續拓展會帶來甚麽改變……，這一連串都是本期專輯小組心中的問號。

本期的專輯分爲三部份。在首部份專題小組訪問了現時在港大及中大校園做門訓工作的福音機構幹事，前者是「學生福音團契」（F.E.S）的錢北斗先生；而後者則是「學園傳道會」（CAMPUS CRUSADE）的龔惠梅姊妹。錢北斗先生特別從現今大專團契及教會需要爲出發點；而龔惠梅姊妹則分享了從事「門訓」的經驗及介紹現時中大校園的門訓工作。此外，專題小組亦走訪了兩位現時在港大從事「門訓」的工作者以瞭解他們對「門訓」的理解及信念及他們對教會的看法。

在「門訓」過程中，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感到得着幫助；而亦有不少人對「門訓」的內容及所強調的服從及紀律有不同的反應。在本期專題第二部份，專題小組特別邀請了在「門訓」中擔當不同角色者（有已爲門訓工作者DISCIPLE MAKER、有參與門訓的（DISCIPLE）、及剛接觸「門訓」的）執筆，在《橄欖》的園地抒發他們的感受，當中有苦有樂；相信更能令讀者把握「門訓」的眞象。

在第三部份，專輯小組刊登了莫樹恩君的「門徒訓練的再思」，是一篇分析性的文章，從釋經的角度討論「門徒訓練」的概念。希望讀者能通過不同的觀點，對「門訓」的理性基礎有更客觀及全面的認識。最後，專題小組亦嘗試從校園、教會等較濶層面分析「門訓」興盛原因，並對「門訓」作一點反省。希望客觀、冷靜的分析成爲幫助預備熱切投身的弟兄姊妹尋找方向的路牌。

訪兩位「門徒訓練」工作者

■甲部■　整理：沈濟全

對「門徒訓練」的信念

「首先，我要指出基督教獨特的地方，就是**神不單止給基督徒帶來了一位救主，並且，每一個接受基督的人都有一個祭司的身份，更加是是神的殿。** 在這意義下，每一個基督徒都可直接親近神，尋求神在他們身上的旨意，並且每個基督徒都應參予事奉（MINISTRY），實踐神的使命。可惜今天很多人都看不到這一點，以爲每星期返教會聚會，作了奉獻，便是做了基督徒。簡單來說，「門徒訓練」就是幫助一個人知道他自己是個祭司，應有他自己的事奉，並發掘自己的恩賜和尋求神在他身上的旨意。門訓的重點是幫助他去尋求而非爲他去決定。」

「從耶穌的榜樣中,可以看出受訓練的人是有階段的，例如耶穌只特別揀選了十二個門徒。保羅和提摩太則是一種十分密切的關係，保羅是在訓練提摩太去當領袖的。我相信這樣的訓練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的，因爲並非每個人都有如此恩賜。但基本上，我的信念就是聖經中教導我們有些東西是每個基督徒都要知道和學習的，例如傳福音、讀經長進、幫助人和教導人等便是，這是不能選擇做或不做的。這是每個人都需要實踐的使命。我相信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接受像提摩太般的訓練，但每個人都要知道基督徒的基本使命。我不贊成有些人認爲大使命是屬於團體合成的（CORPORATE），即是有些人只需要奉獻金錢與教會也算實踐了大使命，我相信聖經沒有這樣的教導。」

「**如果有人認爲他不需要幫助或接受訓練時，我看這是不能勉强的。** 另或有人認爲他需要訓練，但並非我的訓練，這也是沒有錯的。我只會幫助那些自願覺得需要我幫忙的人。勉強的訓練通常都是失敗的，例如有很多教會或大專團契都愛把會友分組然後進行一些訓練課程，但很少是成功的。因爲如果會友不覺有此需要，那麽訓練便會變成壓力了。我不可能知道一個基督徒是否長進。聖經中的命令可以分爲兩類，一是正面的（POSITIVE COMMANDMENTS），一是反面的（NEGATIVE COMMANDMENTS），反面的命令如不可殺人，不可偷盜等，我們可以輕易量度個人是否遵守。但正面的命令如傳福音、愛人等，却是很難量度的。個人靈命長進也是這類命令，長進與否完全是自己與神的關係，別人是不知道的。不接受訓練也並不等於不長進，只要有其他長進方法就行。」

工作的對象、方法

「我的工作對象沒有一個階層。我與其他門訓工作者有彼此交流和團契的時間，這也可算是我的工作。」

「工作方法方面，通常都是查經。但要知道，方法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人的需要，任何方法都是爲達到人的需要而設的。不同對象可能有不同需要，故此也有不同方法。耶穌訓練門徒似乎也沒有固定方法的。課程通常只是知識的傳授，但沒有帶來眞正的生命本質的改變。」

「**原則上我會按着不同的信仰程度而略爲分級**，然而他們是不知道的，因爲我不想他們有一種升級心態。通常一個人初信主，就好像一個初生嬰兒，甚麽也不懂，這時最重要的就是幫助他成爲一個能獨自與神建立關係的基督徒，懂得自己靈修和知道自己需要長進。當一個基督徒漸漸成長時，他會踏上一個階段，開始想學點東西，這時便可以和他多點討論，將一個基督徒的基本使命教授與他，例如傳福音、查經、愛人等，也可與他實習一下。最後，當他成長到一個地步覺得需要服事人時，我便會幫他發掘一下自己的恩賜，該到甚麽崗位去服事主，重點是讓他在神的國裏成爲一個祭司。然而這些分類法是很有彈性的，主要是爲幫助我去進行訓練的。」

門徒訓練與教會

「我看教會的定義就是基督徒的羣體（COMMUNITY OF GOD'S PEOPLE），若說教會是所建築物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教會必須要以人爲中心。教會也應該看到世界的需要而服事人。可惜很多地方教會都很INWARD LOOKING，只看到自己的工作，也不能接納教會以外的機構和在教會以外事奉的弟兄姊妹，**我反對這種「地盤主義」。**

「教會應該學效主耶穌，無論甚麽人教會都應該幫忙，去滿足他們的需要。耶穌也有進行訓練，

編者按：

專輯小組曾先後走訪了兩位在港大校園的「門訓」工作者，由於被訪者的要求，一切關於他們的個人資料及姓名都被隱去；又基於兩位被訪者的談話內容有相當多重覆的地方，專輯小組就着冗長的地方作出了適度的刪減，以便讀者閱讀。

乙部　整理：林水招

教會也應如此。今天的教會在闊MINISTRY方面做得不錯，有很多大聚會。但教會也應該注重訓練，揀選一些喜歡並且可以接受訓練的人去訓練。我所指的訓練不單只是知識的傳授，那只是一些訓練班和課程而已，眞正的訓練是應該適切到個人的需要和可以幫人長進的。很多時教會的訓練都缺乏了一種人與人的關係。」

「我的看法是，**教會生活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份，他大部份時間應該是在家或是在工作的地方，家人和同事才是他接觸得最多的人。** 若然有人覺得教會是他有負擔去事奉的地方，那樣他應該在教會中工作。但如果有人對同事或同學有很大負擔，那麽他便應該在他們中間實踐或履行他的祭司職份。『門徒訓練』並不必定要以地方教會作爲基礎的，應該看神怎樣安排你的崗位。當一些門訓工作者在外面事奉時，自然便不能在教會參予很多工作。有些長者是不大接納的，但我覺得教會應該諒解和支持這些弟兄姊妹，而不應對此反對或非議。」

「聖經中有不可停止聚會的原則，但沒有說一定要返地方教會。那因果關係應是，因爲我要聚會，所以我找一間地方教會參予。但是否每個人都一定要返，我有所保留。」

教會應該如何面對1997香港前途問題呢？

我認爲基督徒不應以爲中共政權會帶來宗教上的威脅就考慮離開香港。 而應該想當中共一旦收回香港時，這個社會將會有很多需要，我們應以這個機會來服事這個社會。現今很多人不肯接受福音都因爲他們覺得沒有這個需要，但1997以後可能帶來一個完全不同的新環境。問題是教會是否有這個委身的心志。在我個人來說，我並沒有計劃離開香港。」

教會觀

「在新約聖經中，保羅用希臘字EKKLēSIA去形容教會，EKKLēSIA是指聚集的意思，沒有其他任何含意，也沒有梗定任何組織的形式。**耶穌的做法也是沒有梗定的形式的（FORMLESS），所有地區教會都是福音機構，因爲他們有固定的組織的形式。** 我們則沒有，所以我們的門徒訓練也屬於教會工作的一種。相信只要在聖靈帶領底下，無論作甚麽，也是符合聖經的教訓的。」

「我們可以有自己的擘餅聚會，如有需要的話，我也可以施浸。不過，現時地方教會都有這樣做，我不必重覆它們的工作。」

「一些參與門徒訓練的弟兄姊妹，由於他們從未接觸過教會的弟兄姊妹，所以並不了解教會弟兄姊妹的掙扎，又他們有自己的信仰方向，不難招徠別人的嫉妒。這正如耶穌在世常爲法利賽妒忌。」

「從前我曾走了許多寃枉路，專致力於信仰理性方面的建立；現在我仍不覺得要後悔，不過我常常提醒參與門徒訓練的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傳福音，而不是召集一羣人聚會。反正我們的傳福音對象是未信的人，而未信的人多的是，我們何需要與教會爭『羊仔』呢！再者，各人都可循不同的途徑去長進，不一定要參與我們的門徒訓練才行的。假如教會的弟兄姊妹眞的確知神的旨意，我也會支持他們的工作，不過初信者則不宜參予這些工作，因爲這會摧毀他們的屬靈生命的。」

社會關係與門訓

「基本上，要影響社會，並不是個人力量所能及的。而個人去關社也沒有聖經基礎，關不關社，實是因人而異的問題。」……

「現時，香港教會的支柱是青年人，許多重任都放在他們的身上，耗盡了他們的精神、時間，像面對社會一事，其實不該由他們肩負的，適應由中年人去處理才較恰當。」……

「教會的社會觀是很重要的，門徒訓練則較個人化，由此出現了倫理上的矛盾。不過，其實二者

是沒有矛盾的，因爲門徒訓練最後的階段是達到以恩賜去事奉的。我認識一位弟兄，他在菲律賓做門徒訓練工作。他用了所有的金錢，購置了一個農場，召集了一羣釋囚在這裏工作，並向他們宣講福音，現時總計有三分之一人已相信主。由此可見，門徒訓練工作對社會是有一定影響的。又保羅在以弗所居住了兩年，引致那裏的銀匠沒有生意可做。這並不是全城人都信了主，不過可見保羅在此地的影響力，這全是生命交流所帶來的改變。」……

「我們常常保護大基督教主義（BIG-CHRISTIANITISM，這是我自創的名詞），看見別人羞辱了神的名，就很不高興，因爲自己也像被羞辱了似的。其實，神已經得勝了，我們所打的仗是必勝的，因此比較實際的問題，是該怎樣去關心社會。」

「就如去關心一個貧窮的小販，我們不可能一味去滿足他在物質上的需要，應該先了解他對現時所處的環境有甚麽看法，或許他『做慣乞兒懶做官』，不一定要有很多物質的供應，才感到滿足的。」

與中國的關係

「如果要將信仰本色化，教會一定要脫離至今仍沿循着的十七世紀的歐洲教會模式，究竟中國教會該以甚麽的方式存在，尙未有人知曉，或許家庭教會這個形式是較爲理想的，因爲它沒有任何的組織，傳播的速度較快。

現時，香港的前途尙未明朗，假若共產黨收回香港，相信到那時我們必要受苦，正如聖經所言『凡敬虔度日的人都必受逼迫』，所以在這十五年的時間內，盡量訓練更多神的用人。」

「我以爲只有基督徒才明瞭中國的眞正需要。中國人的生活問題、進行四個現代化所遇到的問題，相信神都會一一解決的。而惟有基督徒才擁有，神賜予的亮光，支持他們鬥爭下去，相信無任何其他主義可有這種持續的力量。既然基督教就理論及實際兩方面都是可行的，而不像共產主義只有理論，並且深信神是統管萬有的，哪中國人的生活及屬靈問題必定可以解決的。解決這些問題如先從中國的政制方面入手，是十分艱辛的；不過，如從基層方面開始，開設門徒訓練的工作，可能會有些突破，受訓者把聖經的眞理實行出來，而又把這套眞理傳遞開來。」

學生福音團契與學園傳道會

「F.E.S. 在形式上較自由（FREE STYLE），CAMPUS CRUSADE則較重組織；又F.E.S.出版了許多查經書，做了很多學術性的研究。其實，做門徒訓練不必要出版書籍的，因爲門徒訓練是很着重生命的交流，人的價值是最高的。」

橄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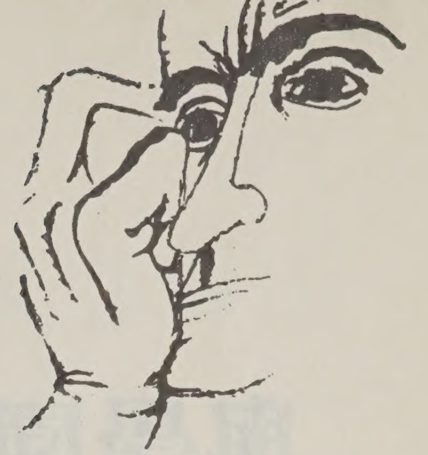
「《橄欖》應該摸索怎樣與未信者對話，並且提倡這種風氣，向人傳福音不一定要談學術性的問題，許多時候人不肯相信，並不是弄不清理性的問題，而是有其他障礙，例如曾有個女孩子不肯相信主，是因爲看見教會的姊妹比弟兄多。不過，大體上《橄欖》提供了許多資料，讓我們參考。」

港大團契

「C.A.（註）應在組織方面力求簡化，現時有個趨勢，就是仿效教會的模樣，舉行許多大型聚會，而祈禱會則很少人去參加。我們每個星期都有祈禱會，風雨不改的，週五聚會反而是次要的。」

註：C.A.是港大團契的簡稱，全名是CHRISTIAN ASSOCIATION。

我也談談門徒訓練



錢北斗

門徒訓練是甚麼

門徒訓練可算是近年來福音派教會一個自我更新的新努力。現時普遍採用的訓練模式雖有多種，但背後的信念都有一共通之處，就是首先確定基督徒的「門徒身份」，並相信「門徒培增」是教會增長的基本途徑。

「門徒訓練」是一個較新鮮的名稱，並且這名詞很容易給人留下一些刻板式訓練程序的印象。英文Disciple－making ——「使人作門徒」所表達的意思，可能更能準確地反映出這源自初期教會的事工的意義。從福音書中，我們看到主耶穌的事工可包括兩方面：一是以群衆爲對象，透過宣講福音，教訓和醫治，呼召人作祂的門徒。二是針對一群門徒，教導他們在生活上有耶穌自己的樣式，並承担起使人作門徒的使命。就是這種「代代相傳」使人作門徒的動力，使初期教會出現成爲一個群體，並且在各種逼迫和困難之下，在歷史中不斷的向着不同的文化和地域擴展。

現時F．E．S．的門徒訓練，主要是環繞着三個重點：❶對神的委身，❷生活的更新，❸使命的承担。在實行起來時，我們是相當彈性地按着學習者的背景和需要，因材施教。形式主要以小組查經爲骨幹，幫助組員彼此提醒及支持，實踐一個適切各組員的門徒生活。

除了門徒的輔導外，我們也着重門徒的動員。幫助學習者認識自己的恩賜，在教會及其他事奉場合中找到自己的崗位，與其他基督徒共同配搭，完成教會的使命。

門徒訓練對現今大專基督徒的意義

信仰本色化的一個最基本的意義，就是在個別的社會及文化場合中，適切地活出信仰。在初期教會中，我們看到至少有兩個這種本色表現的具體例子。一是五旬節彼得講道，大批猶太人歸主後，凡物公用，在殿裏及家中的團契和敬拜生活。（徒：二章四十三至四十七節）。二是耶路撒冷會議中，反映出外邦信徒歸主後對信仰生活的了解（徒：十五章）。這二者都是一些自發的，在具體場合中活出信仰的表現，反映了初期教會信徒對他們門徒身份、生活和使命的認眞態度。今天，東方及其他第三世界的教會，若要在這信仰本色化的路綫上有什麽進展，恐怕是不能忽略了最基本的「使人作門徒」的承担。

長遠地，只有一個能植根於本地文化的信仰，才能使近代興起的宣教運動有前途和意義。

門徒訓練對信仰本色化及宣教發展的意義

個人方面，大專信徒聽道的機會多，但眞正行出來却不容易，以致很容易出現一種分割的基督徒生活表現。首先是所謂屬靈與屬世的區分，只着重密室式的個人靈性追求，對週圍發生的事物却不聞不問。其次是宣講福音與關懷別人的分割。或是單單着重傳福音，或是一味的參與關懷社會的行動，却看不到這二者相輔相承的關係。一個整全的門徒訓練，透過了生活的實踐和使命的承担，可有助於突破這兩方面的分割。

群體方面，今天的團契模式，基本上是以活動爲中心。透過活動，去討論一些熱門的題目，達成一些既定的目標，而較少注意到一個整體的人材栽培及動員的運作。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大學團契應趕緊加強小組活動與大型活動之間的關係。門徒小組是門徒栽培的核心，大型活動是教導及動員門徒的機會。兩者配搭得宜，小組的動力才能發揮，而大型聚會的內容及次數的安排，也有更明確的原則和方向。

與學園傳道會幹事一席話

專輯小組

按語：學園傳道會主要的工作，是在校園中推動「門徒訓練」。以下是學園會大專部幹事龔惠梅姊妹接受的訪問：—

問：可否介紹一下閣下現時的工作及怎樣看到門徒訓練工作的異象？

答：我在八零年畢業於中大崇基經濟系，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信主，以後就受一位學園傳道會的門訓者栽培。到了四年級的時候，很體會到基督徒生命的彰顯，更看到接受造就的重要。那一年神又給我事奉的機會，在中大傳福音，帶了一些女同學信主。在事奉中得到很大的滿足，也看到這工作的意義。故此，畢業後加入學園傳道會，充任大專部幹事（Campus Staff），現時仍在中大工作。

問：現時，門徒訓練推行得很廣泛，除了一些福音機構外，也有不少地方教會參予這種工作，不知閣下怎樣理解門徒訓練的呢？

答：講到「門訓」，便不能不提及「大使命」。主耶穌曾說：「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叫他們遵守。」這不單是說到要去傳福音，更重要的是信主以後有長進，與主有親密的關係，並要遵守主的教訓。「門徒訓練」就是包含了以上所講的一切。

問：能否具體地講一些閣下所負責的「門訓」工作內容？

答：主要是每星期舉行一次查經。透過查經，組員不僅得到造就，而且可以認識神更深。此外，我更會與個別的組員傾談。在姊妹與朋友的關係底下，幫助她們，盡能力去滿足她們各方面的需要。我也常常鼓勵她們去參加中大校園內各種基督徒活動或聚會。在這個過程中，我甚體驗到人與人之間相處、互助的寶貴地方。

問：閣下怎樣去帶領小組查經？

答：學園傳道會本身已有一套很有系統的「門徒訓練」的材料，包括了查經的資料，以及各種不同類別的小組資料，如以「發現小組」爲例，主要是幫助組員去發掘主耶穌獨特的屬性，從而可以學效耶穌。另外，更有一些較深入的查經小組。

問：不知學園傳道會的「門徒訓練」爲期多久？

答：基本上，訓練門徒是沒有時間限制的；不過，我們希望可以在兩三年內造就到一個成熟的基督徒，其實主要仍是視乎個別組員的情況而定的。

問：怎樣才算是個成熟的基督徒？

答：我的責任是按聖經去教導組員，繼又指導她們傳福音的技巧及怎樣領人歸主。不過，她們生命的改變是最重要的，這是不可加以量化的。她們願否跟隨主，遵守主的教訓才是首要的問題。當然，在訓練的過程中，我們不希望組員要栽培十年才能成長。我們是有一定的目標的，主要是方便去計劃及釐定工作的方針。

問：閣下所講的傳福音技巧是指些甚麽呢？是否有特定的方法呢？

答：基本而言，我們是按四個屬靈的原則，去介紹福音的重點的。

問：有否覺得一個固定的傳福音模式，或許不太「整全」，未能適切個人的需要？

答：相信「四個屬靈的原則」已包含了聽福音者所需要知的內容。我們只是以「四個屬靈的厚則」爲傳福音的引子，假如對方有興趣的話，我們會繼續與他傾談下去的。

問：選用一些特定的材料，去訓練門徒，是否過於系統化？再者，各組員來自不同的教會，又有着不同的背景，即如選修的科目也不同，「門徒訓練」是否能夠適切個別的需要？

答：由於我剛畢業兩年而已，所以跟組員的距離或隔膜並太大。我會儘量抽出時間，個別地去瞭解她們。

問：「門訓」包括了查經、栽培等內容，有否覺得這與地方教會的活動（如主日學、團契）本質上是相同的？

答：首先，我以為福音機構是不可以代替教會的，學園傳道會只能作為教會的膀臂。我們的「門訓」工作目的是要達到服事教會，所以我們要求組員參加地方教會。

問：教會不也是有栽培及教導嗎？「門訓」是否有重複的地方？

答：我們將所有的時間都放在校園工作之中，就這個層面來看，並沒有重複教會的工作。

問：不知閣下怎樣看其他推展「門訓」工作的機構，如學生福音團契（F．E．S．），以及一些在其他大專院校致力於這種工作的弟兄姊妹？

答：我很高興看到有更多福音機構，甚至一些大專院校的基督徒教師，加入「門訓」工作這個行列，實在叫人興奮。我也曾與F．E．S．的幹事傾談過，門徒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這是最重要的，也是基督徒的一種自然流露。不同的機構用不同的方法及材料，還是次要的。

問：「門訓」是否信徒培增的唯一方法？

答：不可以說是唯一的方法。但我相信這方法相當有效。我們主要是學效耶穌基督造就門徒的方法。

問：「門訓」工作在固定的程序底下進行，會否阻礙了個人的追求及成長呢？

答：在推展「門訓」工作當中，我常常提醒自已，不要把組員視作一件東西或物件。在神的眼中，每個人都有其價值的，是我的弟兄姊妹。我重視組員能夠成長，並不是要她們去完成一個程序。

南腔北調南腔北調南腔北調南腔北調

編者按：

到底參予「門徒訓練」是甘是苦？本文特別邀請了五位大專的弟兄姊妹就着他們的切身感受爲我們娓娓道來，讀者不難發覺其中觀點及體驗頗有差異，期望讀者能細細的咀嚼，切勿將之視爲一般團契，細胞小組之老問題。

在現階段，我只能讓自己安靜一下，好好的去思想一下「門訓」對我還有甚麼意義，若要繼續下去，要犧牲點甚麼，而繼續與否的日後計劃又是如何……

此間的門訓多集中在大專院校，而現時大專的一般情況皆是功課多多，使同學不能再有多餘心力、時間去攪學運或其他使校方尷尬的事情，然而大學就只有三年，有時實在不甘心只是被困於課本之中，雖然課餘時間有限，也希望將自己投身於一些校內的活動，好叫自己多添一些體驗，多了解一點世務。另一方面，基督徒本身就很忙，不是細胞小組，就是班會，不是返團契，就是返崇拜，實在不是那麼易投下時間去預備及參與查經班，或是多看宗教書，記得一位講員曾說過：「拋棄萬事，只爲認識基督」，又有一位姊妹勸我放棄校內的活動，及考慮不做教會團契職員，惟有這樣才能專心認識神。因此，我是抱着滿腔熱誠參予門訓，但當實踐下來時，却發覺幹得很不起勁。誠然我們是要將主權擺上，以神的國爲首要，但若單讀聖經僅僅是帶查經班，對周圍的事物人情封鎖隔離，對教會事工不投入，如何能配合社會的需要去傳福音呢？這又是否神所悅納的呢。

再說門訓是否必須的呢？在門訓的營裏，講員給每一位基督徒一個挑戰，就是神的大使命，而所謂大使命，就是積極傳福音，因爲這才有永恆價值。當然作爲一個基督徒，我希望自己在神的事內有份，而傳福音是要有技巧的，是要有聖經知識作基礎的，門訓亦實在能提供這方面的訓練。爲此，我曾有很大的矛盾，因爲如今在學校裏，接觸有一班比較活躍的非基督徒，和他們談起，都表示在追尋理想，認識人生，爲他們認爲需要的社會事工拼力，有空又博覽各派思想，努力盡人的義務，他們很有衝勁，可惜此動力却爲未知而消耗，因此很希望向他們傳福音，但本身宗教知識裝備有限，技巧不足，致使很多時變成一些毫無結果的爭論。再者，要接觸這班人，又是否那些不理會校內校外事務的基督徒能令他們信服呢？雖然說叫人信主是聖靈的工作，但有時這些基督徒一開始便把那些未信者嚇跑了。我們是否成了別人的絆腳石呢？

另外，在門訓營裏，講員很強調中國將是福音最後一站，若將福音傳遍，主必再返，因此在香港的華人基督徒實有很特殊的使命。

若要早日把福音傳遍，必須去訓練更多的基督徒去訓練更多更多的基督徒去長進及傳福音，亦即是說不單要質，更要量，這便是所謂的倍增（MULTIPLICATION EFFECT）。因此，叫更多人信主便成爲我尋找信仰上的「突破」的途徑，亦希望自己能爲神使用。

但我開始不久便已感到很煩躁不安，一方面是因爲每星期一晚要查經，一晚要與一較「資深」的姊妹交談，平日，要預備查經，背聖經章節，及做習作，看宗教書籍，實在感覺不到長進的喜悅，倒像在給人監督着要完成一份工作；另一方面是教會的事工，學校的功課，課外活動再加上門訓又像要把你肢解似的，令你覺得日子像一循環的圈子，很悶，很沒有氣色，而且自己實在不太清楚門訓的內容究竟包含多少東西，學習做門訓究竟是要做多少才足夠？其實除了門訓，基督徒相信還有其他途徑長進的，例如透過校園團契、會堂團契或教會團契的事奉等，記得聖經上說過：「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但我始終肯定門訓是有其價值的，尤其對信徒的栽培有其正面的意義。最初提倡門訓的人，相信必有其獨特的異象，但是門訓發展下來，一些新加入行列的熱心的弟兄姊妹，未免流於太急躁，致會有時未能體恤個別弟兄姊妹的需要，而令他們感受到壓力，又或是弟兄姊妹們專心於做門訓，對教會的參與難免冷淡下來，於是便給人說成門訓與教會在「爭人」，但是相信這不會是門訓意料之內的事。

凡事都有苦有甜，神的應許是豐盛的，祂為我們預備的是流奶與蜜之地，但這寶藏是在那扇窄門之後，要我們背着十字架進去。

一直以來，我總不喜歡說：「我在做『門徒訓練』」，因為「門徒」這東西，並不是一個三年兩載的文憑課程，而是一條學做門徒的途徑；所以我強調的，是我在學做「門徒」——一個合乎聖經標準的真門徒。

的確，在不同的崗位、環境或事奉上，都可以追求、長進成為好門徒；神是看人內心的。但門徒訓練的真實、對我個人的適切性，却促使我選擇了它。

「門訓」着重個人的生命影響生命，以「一對一」的形式栽培、訓練，像保羅與提摩太的關係一樣。回想過去自己信主的日子及環顧現今四週弟兄姊妹的情況，覺得輭弱流離的屬靈嬰孩實在太多了，使人痛心！信主日子只是一個數字，事奉只是一件工作，造成這現象的原因當然有許多，但我相信直接的個人關懷及照顧是有效的補救辦法之一。

個人與神的密切關係（包括查經、靈修、祈禱等的操練）及負起大使命去傳福音是我們絕對肯定的。當我願意把時間精神投資在這工程上時，我就察覺到神給自己生命；包括人生目標、性格、思想、情緒與人際關係等方面的改變。無疑，這改變的過程是一生的（我「並不是以為自己已着了」），但却是真實的。

我深信這改變是必須的；因為若不是自己變為成熟，我就難以有榜樣，見證去影響四周的姊妹；若是自己停滯下來，我就立時發覺乏力去幫助別人。所以，在這過程中，我感到責任很大，因為自己是怎樣子，我身邊的人也可能是怎樣子；這實在不能不叫我常常儆醒。還有一個好些時令我透不過氣來的觀念，就是要把整條生命傾倒在我所幫助的姊妹上，這不單是她們的「靈命」，還有的是她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的信仰是活的，神對我們的要求也是整個人的全部，要獻上作為活祭，於是我與姊妹們，便要學習戰戰兢兢的過每一天的日子。另一方面，雖說要去幫助人，其實這個幫忙也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彼此受益，大家互為鏡子，對別人的認識更多，也就是對自己的了解更多；這互相造就不是很合聖經原則嗎？

凡是都有苦有甜；神的應許是豐盛的，祂為我們預備的是流奶與蜜之地。但這寶藏是在那扇窄門之後，我們還要背着十字架走上去。我只是剛踏上這窄路，却隱隱開始嚐到祂所囑咐我的命令及給我的應許。

讓人們與神重修關係，讓人們嚐到神的愛是我們最大的喜樂與滿足。

我信主已有五年，但在兩年前，我還是一個不付代價、不委身、事事以自我為中心，徒負虛名的基督徒。信主以後的三年，我可說是在教會浮沉打轉；我聽過的道理雖然很多，但却鮮有在實際生活中應用出來。這度信仰知識與信仰實踐的鴻溝，只有隨着年日擴大；知行分割實在是椿痛苦的事情。眼看昔日活躍於團契的弟兄姊妹對信仰冷淡，甚至流失；實在叫我這個「邊緣人」擔心自己有一天會像他們消失於基督教圈子。反正自己也是一個「半桶水」的基督徒，我曾想過放下信仰的包袱，把精神時間放在讀書或投身於服務性的活動上。

直到我參加了宿舍的查經班，領查經的是兩位已參與門訓工作的姊妹。她們的信心和愛心實在令我敬佩。在她們的教導下，我開始認真的反省信仰和用心查考聖經，並且在實際生活中實踐聖經教訓。在這段時間裏，我被基督捨己為人的愛所感動，於是便立志學效基督的榜樣，按祂的心意而行。我感謝神給我有好的姊妹在我身上付出愛心與勞苦，使我有重生的經歷；但當我眼看四周，特別是初信的弟兄姊妹乏人幫助、栽培；儼如待死的屬靈棄嬰，實在叫我不能袖手旁觀。

由於種種客觀環境不容許我暫時投身於教會中，所以我便把事奉重點放在宿舍裏。舍堂誠然是一塊傳福音，作見證的好地方；在過去的兩年，我帶領查經小組，傳福音和作跟進工作。在這事奉過程中，我經歷到與人分享福音的快樂；更被因着神的話語而有改變的生命所鼓舞。儘管也有疲憊灰心的時候，但這些失敗的體驗只促使我去仰望神；從祂的說話中求指引和對自己的信仰作反省和檢討。總之，我覺得神很好，祂賜給我的遠超過祂所要我付的。

今年三月曾參加了一個培靈大會，會衆多達千人。我望到黑壓壓的人頭在眼前晃動，心裏獻出力量，為建有很大的感觸。假使我們這羣年輕人能彰顯基督，福音立神的國度努力，在我們自己的崗位上很快便可廣傳，真是一件何等的美事！

作為基督徒，我深切以神和以人為中心的生活模式為我生活的取向。我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神不斷的管教和鞭策，以致我能夠成為神合用的器皿。我很喜歡一段的聖經：「你心若向饑餓的人發憐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發現，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骨頭強壯。你必像澆灌的園子、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那些出於你的人、必修造已久荒廢之處。你要建立拆毀累代的根基。你必稱為補破口的、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以賽亞書五十八：10-12）讓人們與神重修關係，讓人們能嚐到神的愛是我最大的喜樂與滿足。我深信門徒訓練這種事奉方法能實現我的願望。

Poor.

What a wise device!
Unsubstantiated.

透過門徒訓練，我生命得到很大的造就。

門徒訓練，一年前對於我來說是一個異常陌生的名詞，或許，偶爾在一些宿舍內的基督徒交談之中聽聞過，畢竟當時給我的印象不外乎傳福音而已，始終未能激發起我這方面的興趣。我仍舊爲着繁瑣的雜務顚簸，在靈性長進方面，祇是透過崇拜、教會團契、大學團契、及查考聖經等途徑。然而，在生命上很多環節還未能與神緊緊繫在一起，很多時感覺到自己的信仰祇是停留在理性的認知，而缺乏眞正實踐，與其他未信主的朋友分享這信息更感困難。

每當我翻開一頁頁聖經，便觸起我思索自己生命的主權，更使我渴求靈性上的長進，因而促使我盼望將信仰成爲自己整全的生命。究竟我應怎樣生活才是最有價值的？基督在世時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十字架來跟從我。」所以，在一個熱切渴求長進的心志使然下，我參加了門徒訓練的事奉。

藉着門徒訓練的屬靈操練，我加深了對神的話語的認識及確信，並且切切實實地在生命上每一個環節都加以應用。我們開始了背經的習慣，爲要將「基督的話藏在心內」，定志考查聖經，務要將自己的生命在聖靈的指引下得到鍛鍊，如金放入熾烈的爐火鑄煉一樣。凡經上所講的一切話，我們都立志加以遵守。透過了組員的互相砥礪，我的靈命漸漸與日俱增，越益使我感受到這豐盛生命的光彩。然而，我們的目標不單集中在個人的操練上，透過傳福音的事工，我們將這活潑的盼望與別人分享，如經上所說：「我不以福音爲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來了，是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豐盛。」我們不斷地在實踐中學習，從見證中得以長進。我們不敢與屬靈的聖者相提並論，祇憑着那眞摯、熾熱的心，去實踐這眞道。

最深刻而又難以忘懷的經歷莫過乎帶領別人信主。起初，祇是抱着戰戰兢兢的心情去與別人分享信仰，沒有太大奢望，然而，神的大能遠遠超過人可以想像的，當那些初信者不斷在主裏生根建造、信心堅固之時，那股從心底裏洋溢着的喜樂，非筆墨所能形容，遠勝世上的財寶。正如保羅在使徒行傳說：「我却不以生命爲念，也不看爲寶貴，祇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透過門徒訓練，我生命得到很大的造就，「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無疑，門徒訓練在形式及方法上還有很多未臻完善之處，有待弟兄姊妹加以指點批評，積極地加以改善以求成爲合乎主用的器皿，但它不失爲現今傳福音及栽培工作的一個有效而可行的途徑。

看來，放任不羈的我實難適應這種嚴謹，有紀律的生活。

升進大學以後，才認識「門徒訓練」。

住了宿舍，每星期只返家一次，有時因爲功課繁多，往往星期六也留在宿舍，延至星期天才回家去，同時一併返教會崇拜，所以許多時候都沒有參加教會團契的聚集。再者，崇拜裏的講道委實並不切合個人的生活實踐；一度曾很努力的去研究聖經、閱讀屬靈書籍，力圖充實、裝備自己，可是不時遇到困難。獨自查經眞有點孤寂，而且並不恆常，一回停下來，久久才能捲土重來，每次都要重頭做起，可眞吃力啊！

得聞宿舍有查經班，頓時不禁叫人鼓舞。雖然事前都得花上一兩句鐘去預備查經資料，但沒有半點煩厭的感覺，因爲有充足的準備，方能在查經班裏與弟兄姊妹交流，從中所獲得的益處實較單單聽導師講解爲大。宿舍的「門徒訓練」不僅舉行查經班，還有祈禱會及傳福音工作，不過只有一些較投入「門徒訓練」的弟兄姊妹參予而已。

參加查經班尚未爲眞正投身入到「門徒訓練」中。爲要更認識「門徒訓練」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所以參加了在今年暑假舉行的第二屆「大專門徒訓練營」。

這不愧爲「訓練營」，名符其實的，所有參加者都要接受各方面的訓練，如體力勞動、學習讀經、祈禱、背誦聖經、向人傳講福音、忍耐等候神的旨意方可踏上戀愛婚姻之途……。

除了入營的頭一天之外，一連數日的節目都很緊湊，緊湊得令人感到有點壓逼感。早上聽過兩堂講道以後，下午就去清理河道，其實只聽了一堂，因爲睡了一堂。有些弟兄姊妹則留在營地內，做一些維修或其他的工作。晚上的程序先是一堂講道，繼而分組。大致而言，每天所有的項目都在晚上十一時以前結束。在這個營裏，一切起居飲食、勞作休息都安排得井井有條，一絲不苟。相信這就是有紀律的生活，眞正的操練吧！

籌辦這個營的弟兄姊妹都盡心竭力的工作，眞摯熱誠的服侍參加的弟兄姊妹。他們極之希望所有接受訓練的人都不會半途離營，所以當有弟兄姊妹想外出的時候，負責的弟兄總是勸導他們一番。此外，在多次的見證中，數位唸醫科的弟兄都有提及他們怎樣的艱辛、神如何的保守，才取得校方的批准，告假來參加這個訓練營。由此，可見他們十分重視這個接受訓練的機會。他們願意依靠神、學習等候的榜樣，是很值得我們學效的。但是僅強調進營接受訓練，學習過有紀律的生活，而未有提及遵守社會、學校的規則紀律，似乎有點偏面。

看來，放任不羈的我實難適應這種嚴謹、有紀律的生活。此際，惟有鑽進獨個兒的查經天地裏去，再接再勵。從天窗遠眺，翹企神的同在，願祢的話語成爲我路上的燈，腳前的光。

門徒訓練的再思



莫樹恩

門徒訓練的特色

到底甚麽是門徒訓練呢？在缺乏一個正面而又完整的定義下，現在將一些門徒訓練的特色歸納起來，作爲再進一步思想這個題目的起點：

㈠單單做信徒不是聖經的理想，信徒應該進一步做門徒才對。

㈡做門徒的意義是委身給主，將生命的主權交給他。

㈢門徒的最主要標誌是讀經、禱告、見證、和團契。

㈣門徒訓練的基本方式是小組，在小組裏，組長以生命影響組員。

㈤門徒訓練的最終目的是叫每一個被訓練的門徒都能成爲門徒訓練者。

㈥一般教會的傳統活動形式未能有效地訓練門徒。

以上各點是筆者對現今的門徒訓練的觀察，並不代表筆者對各點的反對或接納。

門徒定義的困難

在思想門徒訓練這個題目時，首先值得問一下，到底甚麽是門徒？

時常都可以聽到一個論調，就是說不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是主的門徒，因爲有些基督徒是在白佔土地等候上天堂，唯有那些現在積極遵行主的教訓的基督徒才算是門徒。

除此之外，門徒訓練同時還有第二種論調，就是說門徒不是一個有特殊身份的信徒，門徒不單是指到牧師、傳道人、或團契導師，每一個平信徒都可以是門徒。

這樣看來，一方面說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門徒，另一方面却說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是門徒，這豈不是一個矛盾嗎？這豈不是顯示出門徒的定義是很有問題嗎？

其實問題不是沒有，只是倒沒有像一個邏輯學上的矛盾那麽嚴重，因爲以上第二個論調只是說每一個基督徒都有可能成爲門徒，並不是說每一個基督徒都已經成爲了門徒，所以與第一個論調說不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是門徒，並沒有眞正的矛盾。

可是問題是，我們若說，雖然不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是門徒，但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作門徒；若我們又想一想，很明顯地不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是一個盡本份的好基督徒，但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盡本份地去做一個好基督徒；我們就發覺到，以上兩種說法是很相似的，甚至不禁要問，到底門徒和好基督徒的關係是甚麽呢？若二者是一樣的話，爲甚麽要標榜門徒過於好基督徒呢？又若二者不是一樣的話，分別的地方又在那裏呢？

還有，說到門徒的標誌，不同的有關書籍說法不一，有的認爲基本只有四點，（讀經、禱告、見證、團契），有的則認爲多至十點（重生得救、委身給主、被聖靈充滿、愛慕靈奶、時常禱告、時常聚會、公開認主、個人佈道法、積極事奉、能栽培其他門徒），其實這裏最大的困難並不是在乎到底是四點對，還是十點對，也不是在乎那十點是否可以包括在四點內，而是似乎沒有甚麽有力的理由可以防止門徒的標誌不會多至過於十點。試想，那些贊成十點的門徒訓練者又可不可以禁止另一些門徒訓練者將「十一奉獻」或「關心差傳」列入爲門徒標誌之內？這也就返回了我們原來的問題，若一個好基督徒是指他盡力實行聖經裏的教訓，一個好基督徒會讀經、禱告、奉獻金錢……，那麽，一個門徒和一個好基督徒在定義上又有甚麽分別呢？

訓練這個觀念的困難

筆者無意反對訓練的重要，只希望在這裏探討一下現今門徒訓練的基礎——耶穌訓練門徒的模式。

首先談一談一般信徒認爲甚麽是訓練。大致上來說，訓練是指到有系統地令至一個學徒能純熟地應用一些技能，是著重實際生活的範疇，而不是純理論性知識的灌輸。換句話說，門徒訓練包括了兩個訓練的含意：㈠訓練者與訓練員之間要保持一個緊密的個人關係，這樣才可以產生以生命影響生命

的果效。㈡系統式課程的重要。差不多每一個門徒訓練的機構都會採用一套或多套訓練課程或實習程序。提倡門徒訓練的人認爲以上兩個關於訓練的原則是基於耶穌自己訓練的模式。

當我們看福音書裏耶穌與門徒的關係時，不難看見耶穌實在是以他的生命去影響門徒的生命，但却看不出他是在刻意地應用一個系統化的訓練程序來達成他的目的。就好像一個藝術家在塑造一件作品時，他是將他生命的意識放進去，但整個過程中他絕對不可能把他的作品當作在工廠生產線上的一件製品一般有系統化和程序性地製做。

其實福音書的重點是門徒跟從耶穌，而非耶穌訓練門徒。再者，門徒也不是經過訓練而產生的；在福音書裏，一個人並不是先經過耶穌的訓練後才成爲他的門徒；耶穌做的是向人發出跟隨他的呼召，那人若願意跟從的話，便馬上成爲耶穌的門徒，所以與其說 DISCIPLES ARE MADE NOT BORN，不如說 DISCIPLES ARE CALLED NOT MADE。

門徒訓練的引證經文

有關門徒的兩節主要經文爲馬太 28 ： 19 及提後 2 ： 2。現在要看看以這些經文作爲門徒訓練的基礎到底有多少根據。

從事門徒訓練的人會希奇爲甚麽這麽多信徒竟然可以忽略了馬太 28 ： 19 中大使命的精意——耶穌不單是要人信福音，而是要使人作門徒。

英文譯本也豈不是已經很清楚地說，大使命是去 MAKE DISCIPLES 嗎？英文譯本與中文譯本「作門徒」完全吻合，但到底新約希臘原文是不是應被譯爲 MAKE DISCIPLES 或「作門徒」呢？

首先要指出的是，原文是一個單字，即 MATHETEUO，而不是如英文（或中文）一樣分作兩個字那麽清楚脷落——一個動詞 MAKE（作）加上一個受詞 DISCIPLES（門徒）。中英譯本都將 MATHETEUO 譯爲「作門徒」，大概是因爲它是一個動詞，與「門徒」這個名詞 MATHETES 同一字根，所以既然名詞是指「門徒」，那麽由這個名詞演變出來的動詞 MATHETEUO 當然是指到「作門徒」了。但其實這種講法是沒有近代語言學的根據的。舉例說：CRITIC（名詞）的意思是「批評家」，但 CRITICIZE(動詞）的意思並不是 MAKE CRITIC 或「使人作批評家」；而是「批評」。這並不是說把馬太 28 ： 19 解釋爲「作門徒」是沒有可能的，只是說「作門徒」是否爲唯一正確的解釋是一個有待商榷的問題。



馬太 28 ： 19 裏 MATHETEUO 那個字的動詞式在全本新約聖經中只出現過四次，同一個字的名詞式 MATHETES（門徒）却出現了二百次以上。上面已說過，名詞解爲「門徒」並不保證動詞應解爲「作門徒」。其實，在馬太 13 ： 52 那裏，MATHETEUO 就明顯應該解爲 TEACH 或「教導」而非 MAKE DISCIPLES 或「作門徒」。

新美國標準譯本（NASV）牽強地把馬太13：52譯爲“THEREFORE EVERY SCRIBE WHO HAS BECOME A DISCIPLE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新國際譯本（NIV）則比較準確：“THEREFORE EVERY TEACHER OF THE LAW WHO HAS BEEN INSTRUCTED ABOUT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既然四次之中已起碼有一次MATHETEUO不應譯爲「作門徒」，所以在馬太28：19裏的同一個字到底是指到耶穌教訓他的門徒去使萬民「作門徒」，抑或是「教導」萬民，是值得商榷的。

另一節門徒訓練者時常引用的經文是提後2：2，這也是一部份門徒訓練者所特別著重的「倍增觀念」的基礎。導航會的創辦人TROTMEN曾就這節聖經說：「行動不能代替生產，生產不能代替繁殖。」但問題是提後2：2是不是在教訓我們要去繁殖門徒呢？

HENRICKSEN是那本DISCIPLES ARE MADE NOT BORN的作者，此書是門徒訓練的代表作之一，他解釋提後2：2說：「交託就是全心全意地信任對方，把重要的東西交過另一人，保羅向提摩太說：『你是我的門徒，這就是我你間的關係，你要以門徒栽培者的身份，把這些傳給別的門徒。』」到底提後2：2是不是這樣的教訓呢？

首先要指出的是，保羅從未稱過提摩太爲他的門徒，他對提摩太慣用的稱呼是兒子，不過這點也許不算太重要。

比較嚴重的問題是提摩太的身份，在提後2：2裏，他基本上不是一個門徒栽培者，他的身份是正統信仰的承繼人。當時教會沒有新約聖經，被各樣的異教風氣所影響，保羅恐怕他所領受又傳揚的福音在他死後會有變質的危險，提摩太的責任就是把純正的福音委托給一些忠心的傳道人和教師，以致福音在以後的流傳中不致被異教混雜。提後2：2「交託」的內容是正統信仰，而不是如HENRICKEN所說的「整個人，包括思想、性格、感情，都傳遞給他。」

再者，就算提後2：2的「交託」內容與門徒訓練的內容大致相同，前者的「交託」對象不可能是普遍指到所有信徒，而門徒主義則主張每一個信徒都可以並應該成爲「交託」的對象，這樣的解釋既不符合提後2：2的主旨，故此也實在不容易成爲門徒訓練的基礎。

總括來說，在門徒訓練的再思中，值得考慮的是門徒訓練時常引用的兩段重要經文，就是馬太28：19及提後2：2，研究這些經文到底能否成爲門徒訓練的聖經基礎。

結論

現今流行的門徒訓練並沒有如一般人以爲那樣強和直接的聖經基礎，除了引用馬太28：19及提後2：2外，現今的門徒訓練總離不開福音書裏耶穌與門徒的關係，但其實也正因門徒訓練者對這方面有未盡深入的看法，以致產生了本文上半部所談到關於「門徒」及「訓練」在定義上的困難。

困難的背後是將福音書內的門徒和福音書外的門徒混淆在一起，其實在福音書裏（特別是馬太及馬可），耶穌與門徒的關係是一個拉比（即猶太人事傅）與他的門徒的關係，也像施洗約翰與他的門徒的關係（馬太9：14），門徒的責任是跟隨服侍師傅，並將他的道理發揚光大。在福音書外，門徒這字只在使徒行傳中出現，在那裏，門徒很明顯是指信徒（除9：25外），一個人若信了耶穌，他便稱爲門徒，使徒行傳裏的門徒也就是現今的基督徒。雖然在福音書裏的門徒和使徒行傳裏的門徒同是一個字，並且的確前者有些標誌也是後者所共有的，但這並不表示兩者再沒有任何分別。

福音書裏的門徒有很多特色是今天基督徒最缺乏的，例如犧牲的精神和受苦的心志，但是將福音書裏關於門徒的訓練應用在現今的基督徒時，並不需要堅持現今的基督徒與福音書裏的門徒沒有分別。

基於客觀地分別研究福音書及使徒行傳，發現兩者用「門徒」同一字時實有不同之用意，那麽現今的門徒訓練者也不必勉強從福音書裏把耶穌與門徒的關係系統化作爲門徒訓練的硬性法則，以致產生上文所提及過關於「訓練」這個觀念上的困難。

其實，同一個字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在語文學上並不是一個奇怪的現象，這還可以解決開始時所提及到關於「門徒」定義上的困難。首先，在福音書裏，門徒不是基督徒，因爲當時根本沒有基督的身體；其次，在使徒行傳中，門徒是與基督徒同義；這樣說來，在現今的世代中，教會是可以正當地把門徒定爲成熟的基督徒，或實踐聖經教訓的基督徒；更直接的說，門徒就是好基督徒。雖然這個門徒的定義和福音書或使徒行傳的不一樣，但是這裏必須指出，後兩者的教訓是可以按理應用在前者的。

最後，關於門徒訓練的聖經基礎，上文已指出馬太28：19，提後2：2及福音書裏的門徒，均不能成爲一些現今門徒訓練的絕對基礎，那麽，門徒訓練的基礎又在那裏呢？當然也是在聖經裏，新約聖經所明訓的可以說是一個廣義的門徒訓練，就是用任何方法去幫助信徒認識及實踐福音的內涵，而現今門徒訓練的方法，是著重小組及課程等特色，可以說是一種狹義的門徒訓練，但也包括在廣義的門徒訓練之內；所以現今門徒訓練的聖經基礎是在於聖經對基督徒長進的一般性教訓。

門徒訓練的價值是肯定的，因爲它具有清新的氣質及獨到的果效，是每一位信徒都應當歡迎的，是不能被教會一般性的活動取代的，我們應當按著神多方的智慧，用諸般的方法配合門徒訓練，實踐教會存在的意義。

時耶！勢耶！

專輯小組

引言

「門徒訓練」（以下簡稱門訓）現今十分盛行於校園、舍堂甚至教會的栽培訓練方式。本文是從較廣的層面，嘗試以校園及教會爲重點，客觀地分析「門訓」興盛於大專校園甚至地方教會的原因，並對「門訓」作出粗略的評價。由於識見有限，對事物眞象的瞭解自是掛一漏萬，甚或有偏差之處，假若本文能以拋磚引玉，能起啓廸的作用，引發讀者，特別是已參加或準備投身「門訓」的弟兄姊妹去思考「門訓」的意義及現今時代的需要，便是專題小組衷誠的願望了。

「門訓」的基本特質

要分析「門訓」盛行原因，少不了要對「門訓」有一點概略的認識。現時在大專界從事「門訓」工作的福音機構主要有「學園傳道會」（CAMPUS CRUSADE）及「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F.E.S）；此外以個人身份從事「門訓」者亦爲數不少，尤其活躍於舍堂及一些較獨特的學院如醫學院，對大專基督徒有一定的影響力。除却個別機構及「門訓」者個人之獨特處不談；一般而言，「門訓」都是強調每個信徒是門徒、要求門徒委身，用心讀經祈禱見證，並要每個受訓者成爲訓練者，繼續「門訓」的使命。當然這樣的描述或許有過於「普遍化」之嫌，然而若是作爲分析「門訓」盛行的起點，也該算適合。

從大學校園及大專團契看「門訓」

追索校園的過去及環顧現今校園及校園團契的現狀，「門訓」在一定程度上不失爲時代的產物。「門訓」的出現及盛行，正好反映了校園狀況的變遷及由這改變所引發而見諸於校園團契的方向轉變。由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校園團契可說經歷了一個辯證過程。在七十年代初期，學運在大專校園進行得如風起雲湧，當時有不少的學運積極份子紛紛對校園裏的基督徒提出不少質詢，使到校園的基督徒在理性冲擊下不得不作神學反省及重新建立信仰的理性基礎。面對時代洪流，校園團契自然偏於理性，是以大學團契着重探討問題亦成爲時代的寫照。隨着七十年代中期中國政壇發生劇變，學運隨之漸趨式微，校園亦由於缺乏了主導意識形態而變得沉寂；非基督徒對大專信徒的冲擊及壓力漸逝，校園團契的路向亦隨着時代而起變化，由偏重理性而日趨於側重感性的一面；由闊層面走向較窄的層面；強調基督徒個人靈性長進及敬虔操練。「門訓」着重讀經祈禱而少於作神學及理性的探討，不可謂不與時代吻合。

此外，「門訓」的傳授性質亦可說是適切今日大部份大專基督徒的需要。一般而言，「門訓」都是透過小組甚至個人運作；其中一方是組長師傅；而另一方則爲組員徒弟。換句話說，「門訓」基本上是個別傳授程序。無可否認，今日的大專信徒大都受着塡鴨式教育制度及教會的傳統教導困鎖，失去獨立思考及反省能力，不自覺地背着一個又一個沉重的包袱。普遍來說，今日的大專生（當中自然包括大專信徒）所要問的問題都不能超越「是甚麽」而未能進到「爲甚麽」的範疇。一般大專信徒只安於承受別人所給予的灌輸而未能獨立作神學及信仰反省；只知倚賴別人的栽培教導而未能獨立追求眞理；亦可說是構成「門訓」在大專界興盛的原因。

再者，「門訓」強調個人委身並於日常生活裏實踐信仰亦揭示了大專基督徒所要面對的「知行」決裂（KNOWLEDGE & ACTION GAP）的困境。不錯大專生很容易局限於狹小的實際生活接觸層面而往往變爲徒有高遠理想而欠缺實踐。就以「社關」爲例，在七十年代的校園團契中確實談得、辦得如火如荼；但在畢業以後仍能實踐「社關」的大專信徒却是鳳毛麟角。更甚的就是有不少昔日在校園裏咤叱風雲的基督徒都在畢業後面對現實社會而變爲隨波逐流，甚至放棄信仰。這些知行決裂及流失率便潛移默化地促成了學生福音工作的回流。爲要解決信仰認知與實踐的鴻溝，從事學生工作的幹事及團契職員會便不能不謀求對策，而簡單的答案便是重新強調委身並着重敬虔操練，是以一下子強調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訓」便成爲不少人嚮往的答案，在實際層面上成爲應用的方式。

從教會現況析「門訓」

從香港華人教會現況着眼，「門訓」之盛行則顯示了傳統教會活動已漸漸失却活力及果效。在本質上，「門訓」與教會的團契及主日學都是擔當着栽培、訓練造就信徒的角色，故此「門訓」在地方教會以外興起，其實就暗示了教會的衰弱。不錯今日華人教會在量方面確是有明顯的增長，堂會及會友人數都在不斷拓展，但不容否認的就是不少的教會在質方面都顯得貧乏。今日普遍教會的運作模式就是將大部份人力物力投資在舉辦大型佈道會，積極鼓勵信徒傳福音，着重勸人入教，不自覺地將傳福音跟進栽培及領袖訓練分割成爲不同的階段。這個運作的必然結果就是人數激增，但可惜的是由於大部份精力已耗於傳福音上，以致初信者乏人栽培，造成教會只有量增而沒有質增的現象。在這個情形下，教會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會友流失，而即使留下來教會的許多信徒亦只是徒負虛名，失却生命力及使命感。基於這個緣故，強調委身，並將傳福音、造就門徒、承擔使命融合爲一的「門訓」亦應運而生，甚至成爲與地方教會並行的新生事物。

另一個促成「門訓」日盛的原因則可歸究於教會的日趨制度化（INSTITUTIONALISED）。這個過程實是不少教會隨着歲月增長而難以避免的。作爲一個現存的已建有制（ESTABLISHMENT）地方教會自然要花不少心血去維持已有的如主日學、團契等的活動，使到事奉變爲過於活動性（TASK ORIENTED）而將出發點從對「人」轉移到對「物」。在這個情況下，個人的照顧便忽略。教會亦只限於重複又重複地教導一些大原則（如讀經祈禱），而却未能幫助信徒去認眞實踐信仰並面對現實生活。此外，隨着社會分工日益精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日趨疏離，人際隔膜日見嚴重。就以一個二、三十人的團契爲例，由於團友的職業、背景、階層不同及生活接觸面有異，要所有團友每星期見面一兩次而互相瞭解，並達到肢體相交、彼此相愛的理想眞是談何容易的事，儘管團契是建基於一個共同認信的基礎上。於是近來在部份教會中便有以工作背景劃分的「場所團契」，而同出一徹的「門訓」亦漸漸在大學校園出現。

事實上，「門訓」在大學校園、宿舍及醫學院以小組甚至個人形式作傳福音跟進栽培是有一定果效的。因爲畢竟在校園裏，小組組員的背景及生活經驗比較相近，加以接觸機會及時間都較多，小組的參與者便比較容易熟落、瞭解及投入。除此之外，「門訓」之強調以生命傳生命，而師傅組長每每以關顧組員徒弟爲個人委身及使命承擔的具體表現，因而使組員深受感染，令到「門訓」成爲在教會、甚至大專團契以外而有顯著影響力的活動。

一點意見

在現今教會信徒質素偏低及大專團契欠缺方向的處境下，「門訓」之出現並強調信徒委身，查考聖經並努力長進是有肯定價值的。在大專信徒普遍缺乏自發性、獨立思考及信仰反省能力的今天，「門訓」之出現更可說是時代的必然衍生物；着重實踐信仰，知行合一更是清新可喜的現象。但在肯定「門訓」正面價值之餘，「門訓」亦帶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一：「門訓」無疑是針對今日地方教會的不足而產生，在「門訓」者不斷工作，而門徒一代接一代傳下去之餘，「門訓」與地方教會應有何種關係？是融回地方教會去，抑或是要成爲地方教會以外並行不悖的一個新「宗派」？

第二：「門訓」每以小組、甚至個人生命影響生命爲特質，會否令到工作者及受訓者成爲封閉的一羣而與外界產生溝通瞭解的困難進而妨礙到基督徒羣體的合一見證？

第三：「門訓」特別強調查考聖經，但有沒有注意到基督徒的神學反省，在面對一些牽連較廣的問題如香港前途及承擔社會責任時，查經過程能否達到處境化？

第四：「門訓」以個人生命影響生命，會否過度而窒息了信徒的個人成進。過於強調一代接一代的「門訓」使命又會否成爲受訓者透過其他崗位形式，例如在地方教會，福音機構事奉的枷鎖？

第五：在「門訓」過程當中，組長是一個十分決定性的影響因素，組員的成長每每依賴組長的訓練。在此緊密的關係下，組長個人的思想方法，處事方式，對信仰的理解，對恩賜的發掘，氣質和生活方式會否不必要地成爲了組員的包袱？組員變成了組長的模型呢？

以上一連串的問題，相信是由「門訓」的特質所引發起的，也是在「門訓」過程中要面對的。在這裏筆者沒有打算作答，但深切希望投身「門訓」的弟兄姊妹多加思考及反省。要是上述問題能處理得當，相信「門訓」在拓展神的國度是能得着果效的。

大就是好？

仁

漢城純福音中央教會的牧師趙鏞基再次應邀來港主領聚會。這使我們想起去年他來時在靈恩派教會中引起的轟動，與及以吳主光先生爲首的平安福音堂之杯葛行動。今年他的鋒頭似乎減弱了。

本文不是討論他的信仰是否純正，只集中於宣傳單張上介紹他的用語——「世界最大教會之牧師」這幾個字。

不知從何時開始，基督徒開始注重「大」這個字。人人都認爲大教會好，大教會的牧者「有料」。有名氣的牧者成爲各方爭相邀請的對象；本地的被請盡了，便到外面去找，從七五年葛培理來港起，很多國際上有名望的牧者都曾應邀來港。每一次，都引起信徒很「大」的期望，希望因此帶來很「大」的復興，收穫很「大」的佈道效果。

這種注重「大」的心態，不但反映在邀請講員上，更反映在一般信徒對教會的觀念上。「大」教會幾乎被等同爲「興旺」的教會。於是信徒一窩蜂地湧到這些教會，造成一種「癌症式」的增長——大教會吸收了細教會的會友，令前者更加擠擁，後者更形冷落。

當趙鏞基去年來港時，他主領的教會成爲爭相研究的對象。人們用膚淺的社會學方法企圖分析它成功的原因，人們腦中深深留下它那宏偉的禮拜堂的形象。對很多傳道人來說，那五堂合共十多萬人的崇拜情況是他們一生夢寐以求的目標。

「大就是好」的心態，反映了世俗的影響於不知不覺間滲入了基督徒羣體中——一種講「大」成就、講表現的心態正牢牢地抓著我們當中很多人的心靈，他們之中不少是傳道人。它加於我們的傳道人一種無形的壓力，要將他們的工作，甚至他們的個人價值放在成就的天秤裏衡量。它改變了教會生活的焦點，令信徒不斷追求更大的禮拜堂，更多的教友統計數字，更鉅額的金錢奉獻，而忽略了在穩實的相交中建立團契生活；在努力投入生活中發揮見證；在關懷與愛心中扶助軟弱的人。

究竟到何時，基督徒才能擺脫這種講成就的心靈枷鎖，去過一個更合乎聖經的信仰生活？

是自由還是放縱

進了大專，聽了許多故事，有些是有關基督徒的，而且不大「好聽」。又有一些故事，是生活體驗中觀察所得有關大專信徒的，很湊巧，也是不大「好聽」的。

每年的十二月至二月間，是各系會、會舍、舍堂、舊生會……舉行週年舞會的旺季，今天許多弟兄姊妹再不思量舞會與信仰的關係，美其名曰「大衛也在神面前狂舞」便縱身舞池，甘願在羅曼蒂克氣氛中，俊男艷女羣中追逐一絲絲慾念，容許自己陷於試探之中，甚至有以一年參加了十多個舞會爲榮，自鳴得意，這是合理化自己的行爲，未必是理智。故事其一。

有人在某校園團契中目睹這樣的團契核心小組組員：愛搓麻將，提議和未信者打麻將。結果是：那些平常「不懂思想」的基督徒尷尬地避開，當人家邀請「開枱」的時候，更不知如何是好！深以爲幾年前「梅綺黃曼莉麻將桌上傳福音，任劍輝白雪仙歸主受洗」等事只會發生於早上兩代，斷想不到大專信徒領袖中仍有此等事，況且在這輩青年人中，此舉非但不能「傳福音」，更使其他知悉的同學朋友難於啓齒傳福音！故事其二。

有「熱心」信徒偏愛色情電影是故事其三，聚衆喝酒是其四，口談簡樸身穿日日鮮其五，濶論敬虔生活而不作靈修讀經其六……

念了大學，人的理性思維機器普遍是較爲有效率的，往往搬弄出來的藉口也是漂亮的，包裝

精美的，於是乎一切道德行爲的叛逆都被合理化了，變成了無可無不可的個人自由，彷彿算不得甚麽似的。

當然，以上的描述並不是打算一竹篙打翻一船人，這些也只是個別的事例，但主意是提醒各弟兄姊妹正視自己的行爲動機，不要容讓私慾或一時喜好而忘掉了應當持守的道德原則，理智地判斷好壞而不是合理化自己的惡行。論到行事的原則，大抵有些事情是不用考慮的，如認罪、傳福音、愛人等，這些是神的命令，不行不可以，而聖經禁止的，如姦淫、偷盜、醉酒也應不得異議地不行，斷沒有理由說是酌情甚麽的！至於一些沒有聖經明明決斷的，那麽個人不喜歡做的也是簡單，不去作，但喜歡的又如何呢？這時應考慮兩點：其一是此事會否引誘自己犯罪？其二是會否叫別人跌倒？第一點筆者不打算引申，因爲各人當知道自己在甚麽情況下容易犯罪，而此點也正是亟需大家仔細衡量的，要不然只是容讓自己陷於試探。第二點是保羅的行事原則，倘若在某情況下如此行會令人跌倒，便當不行，即使是勉強的不行。然而此事並不必是不對的，在另一個不會影響他人的情況才行，也找那認爲不對的人交通，交換意見，彼此鼓勵。

說這一大堆並不是自擬爲審判者，只是指出自由決不是放縱，RATIONAL決不與RATIONALIZING相同，只要前述的故事減少，於願足矣！

鹽不成了，光行嗎？

赫見

縱然有人認爲在說「隔岸觀火、趁火打劫、火上加油」之前必須質詢「火從那裏來」，重檢《烈火青春》畢竟是教育界宗教界與影視界長期周旋之間的小勝仗，亦把自《靚妹仔》掀起的青春派電影大辯論引到新的討論焦點。事緣今回除了一貫源用的輿論壓力外，宗教界教育界更採用團體壓力，透過官僚機構電檢處的行政措施，逼使已在午夜場播映的影片接受重新檢查，觸及文藝檢查、電影投資等更根本的元素，遂亦惹來更多的爭議。

塵埃滿天滾，一時間專欄作家、電影從業員羣起反對，教師、社工、信徒等亦蠭湧回擊，使這次表面上成功的介入，亦導引了許多問題以待推敲。大柢上，電影分級制的切實執行可以解決部份問題，比如善惡由誰定客觀標準、不良意識敎壞青少年等由現今電影檢查制度而來的困擾，與及由之而來的投資者的保障等等。

然而，對創作自由度的瞭解與理解，社會現實情況的不同體認，控辯雙方是大相逕庭的。簡單來說，創作者普遍是較先驗的，敏銳於社會變遷，敢於反叛，其他人仕則多屬社會遵奉者（CONFORMIST）。舉例說，看了《烈火青春》之後，很多弟兄姊妹說不相信香港社會有片中人那類無根的遊牧民族，但回心想一下，這可能只是我們終日埋首於溫情宗教世界，或是在一般社會競賽中成功而甘於認同的心境下的主觀投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即使是社會預言式的東西，也正應驗了創作的先知先覺特色呀！

有人批評這次介入是只打蒼蠅不打老虎，向曇花一現的影片大可牛刀小試，但對着爵士名下的「鹹片」發行大公司，則是長年累月地容讓其延續。另一方面，不容讓這些「意識不良」的片段出現就表示社會安康麽？『哈哈哈，世界眞美好，父慈子孝，友悌忠信，明天中國五個現代化』就可以糾正歪風而非自欺欺人麽？聽說這次介入是由某「福音派」神學院師生發起的，難道欺善怕惡、掩耳盜鈴眞是我們基督徒的寫照？

運用政制的干預手法是一項基督徒參與社會的新手法，但這類要求加強政府控制的行動會不會是剝奪今天香港所特有的言論、出版、創作自由，扼殺個人發展潛能呢？

姑勿論後果是不是拖着一條長大尾巴等着解決，最低限度這次行動標示了基督徒影響社會的基本態度，只要其中的基督徒鍥而不舍地思想及實踐關心社會層面的事，謀求解決上述問題的答案，必然逐漸清晰地建立起一套自個人得救之後而應有的社會價值觀，弟兄姊妹們，努力吧！

「鹽」是防腐的，但既然社會並未因基督徒之存在而不致敗壞，也許我們應切實履行「光」的職責，指斥黑暗罪惡，彰示光明。鹽不成了，但光行嗎？

一壚集

發刊詞

習慣了長篇大論的文章，提筆寫文時就會有種恐懼，怕所思所言的非言之有物，能驚動四方的千古絕作，由此就平白損失了許多好題材，錯過了更多應該聽的說話。其實身而為人，有眼能見，有耳能聽，有多少瑣事，或喜或憂的纏繞着我們，在人心裏產生不大不小的動盪，總得有個地方渲洩。尤其在這混俗的世代，是多渴望聽到一丁點吶喊，叫人感到是活在有生人的地方。本欄從《乾坤褰》易名為《一壚集》，內中所載的文章多是隨感而發，上至國是，下至日常生活的繁瑣；用意就是提供多一處地方，讓我們多聞人籟，特別是一羣稱為基督徒的，聽聽我們的聲音，可有異於尋常之處！

搬家的故事　紹人

住在元朗的一個朋友，為了避開沒時沒刻都在啼叫的雄鷄叫聲，千辛萬苦終於在大埔林村找到新居。他的家具很少，衣服也不多，於是把平日一班老朋友叫來幫忙，一人一件東西的，用不上半天就把舊家的東西挪到新家去了。

新家不比舊家新；舊家是西式大廈，新家是建於一九六四年的村屋。我們一行五人走過迂廻的山徑，穿過幽暗間盪滌着萬古豪氣的林牆，通過壓人的窄道，看到了破天而出的古舊新家。正準備舒一口氣，「汪汪」一陣冲天的狗吠聲從耳根倒刺出來。「小伙子，你在叫甚麽？我們對你毫沒有生命的威脅啊！來來！握手做個好朋友。」那小伙子被一條粗壯的鍊子套着，猛力的左右踱步，一步一怒吼。一個眼睛只能夠朝地上看的老婆婆，持着尺許的手杖站在我們要進入的新家門口。

「老婆婆是屋主，她是林村的土生，她有祖屋數十間，她有百多個散居加拿大、美國、澳洲和英國的兒孫。她每日都要巡察所有家業一次，她每日都會到所有祖屋，餵養屬於那屋的一隻狗和一隻貓。她經不起林村公校的校長游說，才租了最小最破的這間祖屋給我這個異邦人；這個受鷄聲困擾的外客。」我的朋友在說故事。

老婆婆已感覺到山道的震動，知道有人來了。她趨前了幾步，上下打量我們一番，跟着把那屋的鑰匙一條一條的數給我的朋友後，便一高一低的踱回離我們有數十間屋以外的住所去，留下仍在汪汪叫的愛吠伴着這班陌生人。

狗，這動物很忠於給牠吃的人；牠會拼命牢守飼餵人的庭居。每有異物靠近飼養人給牠劃定的地域時，牠必張牙舞爪，即使不把來人吃掉，最小也擺出一副吞人的模樣。狗遇陌生人就叫，就毛髮直立，是主人的意願。怎麽樣的人是陌生人？標準是主人所定。狗為了生存，往往很容易學曉主人的標準。當有違反標準的事發生，狗就得自衞的叫——為保存飯碗的自衞。我們這班外客，為了狗的責任，故沒有去遏止狗不為自衞而吠，於是我們只好幾度閃匿的溜進新家。

古舊的新家並不四壁蕭條，每寸空白的牆前面，總是立着一座黑色大木櫃。這邊一個放着一瓶豉油，一罐花生油，幾個似是盛着鹽、糖、豆粉的瓦瓶。那邊一個放着大堆黑紗布、幾個灰色的橘子，兩瓶吞了塵垢的塑膠花。我的朋友正要伸手向這些東西，突然，「你！你！」老婆婆的頭在窗口出現。為了老人家的殘年，我們終於決定來一個「閉目養神」的政策，讓所有新家的已故東西保留本位，我們只將所有搬來的東西放進睡的房間去。

在下午三四小時間，我們全神貫注在整理屬於我的朋友的傢俬和家具，然而由老婆婆的家到我朋友的睡房的路上，已蓋了數十個老婆婆的足痕和手杖印。也許新的、舊的、中的、西的、老的、幼的結合之前，會迫那要自衞，要盡責任的不能不狂叫，害得舊的疲於探察，苦了新的戰戰兢兢。

蕭峯・韋小寶・一九九七　刀東

從讀大學開始，便一直喜歡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十年前，當我還在堂會工作的時候，便曾大胆地應邀往崇基作專題演講：「從神學觀點看金庸小說對人生的描述」。我固然很喜歡小說的情節，但更喜歡這些情節所描繪的人物。他們雖然都是虛構，但個個有血有肉，使人神往。甚至今日，當我閉目回想時，郭靖、黃蓉、黃藥師、洪七公、周伯通、一燈大師、張翠山、白素素、苗人鳳、胡一刀、楊過、小龍女……等都活現眼前。這幾個月，社會和教會都掀起了一陣「一九九七」的討論。許多人發表了數不盡的意見，在思想這問題時，金庸小說裏的兩個人物忽的活現我目前，也許把他們擺在「一九九七」的「陰影」下，去看看他們的個性，會給我們的思想以另一層次的冲擊。

第一個人物是蕭峯。他是金庸小說中最具吸引力的英雄人物。他不拘小節，却光明磊落，既重友情，也不忘大義。他爲求眞相，歷盡冤屈。豪氣千雲，却又情深義重。但「一九九七」和香港不會使我想到他英雄的這一面。而是他悲劇性的一面。他的時代是契丹與宋朝交兵之際。蕭峯初爲宋朝丐幫幫主，常助兵以騷擾契丹。但後來發覺，蕭的父母皆爲契丹人，且爲宋人無辜殺害。後來蕭峯因被看爲「非我族類」，辭退幫主之職。回歸契丹，被封爲七王。及後契丹侵宋，他不值國家所爲，退辭不肯幹。然而這種退避式的生活終不長久。最後被牽入宋遼兩軍對陣中。遼王被擒，蕭峯以國家民族立場；不能坐視，出手相救；但爲消除戰禍，救天下塗炭之生靈，不得不助敵方迫遼王立約退兵。可是以下迫上，難避叛國叛君之名。爲表明無賣國求榮之意，功成後便即自盡。這英雄人物的動人處是：他既愛國家，也愛人類。當兩者衝突時，他不以愛人類之名去犧牲國家，也不以愛國家之名去犧牲人類，爲了要兼全，他自己却犧牲了。

另一個人物是韋小寶。出身於市院，對做人大義，一竅不通。堯、舜、禹、湯等聖賢在他成了烏生魚湯。在他來說，最重要的是生存。他也顧及別人需要，只要這可以使他活得順遂無礙。在皇帝跟前，他可以俯首順命；在反皇帝的天地會中，他也盡可能掩護反清的人；對同爲官的同儕，他在互惠的範圍內，也願「同撈同　」，稱兄道弟。他有若干的情，若干的義，但生命安全受威脅時，這一切都變成次要。在政治和人生的驚濤駭浪中，他利用別人對他的利用，利用人對利益權力的沉醉，利用片面的道德隙縫，心求生存，享受可能享受的權力和財富。在他個人來說，只要不防礙他生存，他可以說：「我對皇上盡忠，對朋友盡義，對母親盡孝，對妻子盡愛。」但最後覺得景況有所不能，要被迫採取單一立場時，便只好逃之夭夭。

在太平盛世的時候，要我們選擇做蕭峯，抑做韋小寶時，我們也許會毫不猶疑前者。但在一九九七的「陰影」下，我們的內在生命，究竟傾向那一位？基督教信仰，在這關頭上，會起什麽作用？

還有，蕭峯死後，宋朝邊官，修表報捷，說道：「幸陛下洪福齊天，朝中大臣指示機宜，衆將士用命，格斃遼國大將南院大王蕭峯。」於是自上至下，人人大喜，加官進爵，連日宴賀，歌功頌德之聲，洋洋盈耳。

韋小寶呢？環境所迫，不能再在隙縫中生存時，便只在裝死而遁。他們一家「取了財物……一同去雲南，自此隱姓埋名，在大理城過那逍遙自在的日子。」

也許，沒有眞信仰的人，都會嚮往韋小寶的結局。

香港前途與教會 欣若

自從八二年九月戴卓爾夫人訪華回來之後，中英雙方對香港前途的態度和立場趨於明朗化，中國清楚表明要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並且多方透露一些治港的計劃，包括容許一個政經制度不同的香港存在，和提出港人治港的可能性。許多人都在打算如何離開香港，如何保障財產，想在香港搞政治的人開始打「港人治港」的算盤，更有人發「把民主從香港帶進整個中國」的夢。

一般基督徒似乎都和大多數香港人一樣，關心自身的問題，筆者無意厚非計劃出國的基督徒，選擇在怎樣的環境下生活，是個人的抉擇，也用不着到聖經去找「逃難」的神學基礎，然而筆者都很關心大部份要與香港共存亡的人，他們可怎樣理解將要發生的是什麽事，他們可有什麽行動去尋求平安穩定的生活。不過這類問題已經有許多專家去解答，較少人認真討論的是：香港教會面臨怎樣的政變。

首先想到的是教會全職人員的缺乏。目前教會全職人員已經不足，當大量教牧但員離開之後，情況會更加嚴重。教會牧師通常只要獲得當地教會聘用，很容易取得當地教會聘用，很容易取得往美加的簽證，所以教牧人員「流失」的比率，必然較會友「流失」爲大。

其次是教會的言論必會有所抑制，那些在香港進行對大陸的福音工作，將難以再繼續，一些國際性的教會會議，難再在香港擧行。對中國大陸沒有表示友好的機構如華福會等將難再以香港爲基地。協進會，基督徒學生運動等熱衷社關的組織，言論必要多多自律，否則將再沒有出聲的機會。近年興起的基督徒社關行動，自然不能自由發展下去了。

教會對中國政府，多少都會感到要認同的壓力，到時自然有許多又愛國，又愛教的人出現，發起什麽運動，什麽組織，呼籲基督徒參與，不少基督徒要陷入進退維谷的地步。教會合一的口號要大聲响起，許多教會工作都有人提議統籌辦理，例如神學院，出版事業、聖經印刷、詩歌印刷等等，合一的力量是難以抗拒，無法推辭的。

教會的社會服務，自然不易維持，有許多民主的聲音要求教會把服務交回政府，又或者諸多限制教會的傳教活動，因爲不能把納稅人的錢去津貼宗教傳。

以上的「預言」純屬個人臆測而已，不過如果這些情況眞的會出現，現在香港的基督徒，可有什麽準備呢？！

是他也是你和我

蕭靜

編者按

《傳道書》說：「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事都有定期。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每條路總有個盡頭。人生有不同階段，各個階段都也有個盡頭。

大學生活的盡頭，就是踏入社會，開始嶄新的一頁。不要輕看這一步，就是這一步，毀[illegible]多少美[illegible]；挫敗了[illegible]氣；[illegible]多少[illegible]；催[illegible]了多少後生小子，更導致幾[illegible]徒跌倒。[illegible]，箇中因素錯綜複雜，但是，從校園到社會的突變可算是最重要的一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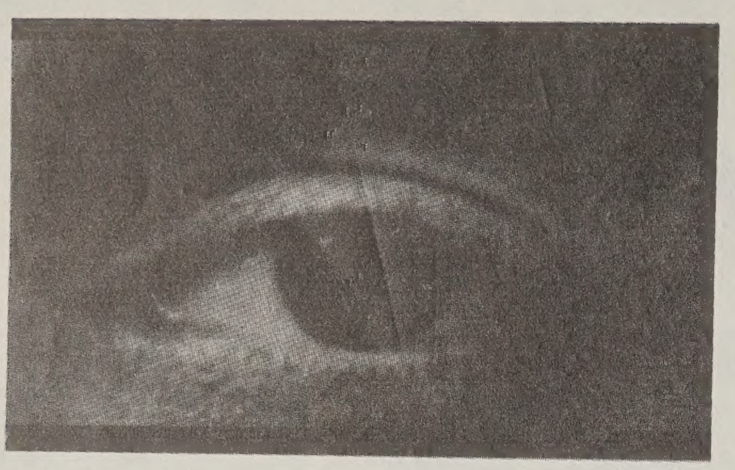
[illegible]我們[illegible]校園團契，每年團契總有不少光輝的目標，璀燦的口號，但是為甚麼每年總有不少弟兄姊妹在畢業後流於安逸、聲沉影寂甚或流失[illegible]理[illegible]對現實環境的[illegible]火般[illegible]團契不思進取，只曉[illegible]轉？[illegible]夠具體？還是學生團契[illegible]逃不過那先天性的局限？

本期我們特意作了一個[illegible]嘗[illegible]三種表達方式烘托出大專信徒因畢業導致的環境突變所引起的焦慮、彷徨、挫敗、壓力和自我調節。雖然這只是一篇文章，不能[illegible]括所有現象，盼望仍在學的[illegible]這個問題，早[illegible]以面對那無可[illegible]的軛。

[illegible]弟兄姊妹[illegible]，[illegible]此文章的調子[illegible]低沉[illegible]向未找到出路，但是，如果我們確信基督[illegible]信仰是超越時空的[illegible]，是能夠在任一獨特的環境中表現出它的活力和[illegible]實性的話，今天的灰[illegible]只會是明天[illegible]的前奏，光明肯定是在前頭。也許有弟兄姊妹以為這份[illegible]信徒的問題，對其他[illegible]多數人來說是無[illegible]的。可是，[illegible]是一個實實在在（EXISTENTIAL）基督徒體驗上的問題，是信仰生活不可避免的層面時，就應該有適當的回應，因為對每一個誠實的問題，都應該有一誠實、合乎聖經的答案，絕不是一句「憑信心」就可以輕輕抹殺的。

[illegible]《誰是[illegible]》、《悶着的[illegible]》、《叛逆！》、[illegible]再思王明道的「福音[illegible]」》、《[illegible]團契能往何處去？》、《基督徒可否不相信神蹟？》、《裂[illegible]》和《[illegible]》，學生專欄至今[illegible]出了八篇文章。編者深信這八篇文章[illegible]的反省和掙扎的痕跡，[illegible]實而勇敢地反映了[illegible]流[illegible]的小漩[illegible]，謹借[illegible]，向[illegible]作者致以衷誠的謝忱及敬意。[illegible]的是，讀者對這些肺腑之言的反應始終是叫人[illegible]不安的沉寂。

我們曾在學生專欄的發刊辭中[illegible]《離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盼望讀者、作者和編者都[illegible]承這個精神，繼續努力探求[illegible]。



▶之一◀

拖著被層層疲倦包裹著的軀體，文祺無可奈何地踏上了中環的行人天橋，重複着每天黃昏都撇不開、丟不掉的二萬八千里長征。說是長征，倒是有點兒誇張。從中環到新蒲崗不過是短短五里餘，但這要命的人潮，黑壓壓的一大片，每個人都是行色忽忽，每個人都是一張撲克，把這段距離幻化為數千倍。雖然已筋疲力盡，却又不敢怠慢，恐怕晚了一班船、一班車，人潮便會延遲數十分鐘才把他吐出來。文祺只能安慰自己說：這是孫行者頭上的金剛箍，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苦其心志，餓其體膚」，是進化論的社會體現。

正低頭在想，稍微感到欣慰之際，肩上却猛然被人拍了一下。回頭一看，原來是整年不見的世榮。兩人寒暄了幾句，交換名片後，又忽忽投入人潮，心中盤算着候車人龍不知又長了多少。

還在唸書時，文祺和世榮也算是少數談得來的。那時他們還灑脫，每天上七、八節課不但不覺半點困累，晚上接着又投入一個接一個的會議，會後三兩友好也常往水街宵夜，胡扯或深談至子夜；明早照常跳起床，再開始充滿活力和陽光的一天。甚麽黑壓壓的一大片人潮，只是偶一為之，強說愁滋味時才用上的文藝腔。

想著想著，車子已到了家，文祺下意識地摸摸口袋找鑰匙，却掏出了世榮的名片。想了一會，文祺決定晚上給他搖個電話，約他吃頓晚飯。

飯後總是那種安寧詳談的好時光。世榮呷了口啤酒，邊向文祺問：「告訴我，這年的商場生活是甚麽滋味？」

文祺拿起酒杯，慢慢地旋轉，讓掌心的溫度暖酒。窗外的夜色倒映在杯中的液體上，扭曲成變幻莫測、時分時合的影像。轉了好一會兒，文祺才抬起頭，慣常地咧咀笑了笑，對世榮說：「我也不知從那兒說起。一年也不是一段太長的時間，雖然體會了一點點，但還未組織起來。」

「未加整理也可以隨便談談嘛，」世榮鍥而不捨地說：「又不是要你發表甚麽論文。」

「其實我也沒有甚麽新意，全是一些陳腔濫調的東西。」文祺放下酒杯，換了個舒服的坐姿，接着說：「還記得在大學團契時，我們數人是有名的『務實派』，總覺得那些抽象的觀念遊戲和漠不關心的態度不僅不能對應時代的挑戰，反會叫人一步步的變成『教會成功人士』——作個中產階級，每星期天駕車送太太子女到禮拜堂，再「撈」個執事，常常參加星期三晚的祈禱會、教教主日學、滿咀基督教術語、會友交口稱譽為「愛主」，隨此以外，信仰與生活再無任何關係。我們聊天時，話題總不期然地轉到大家的理想上，如進入羣衆中與他們認同；永不移民逃避現實；在世俗洪流中發出基督徒聲音等。可是，現在同事間的話題，全離不開股票黃金走勢、麻雀枱上的勝負、移民到美加英澳的手續、洋服店的手工、那間商行的薪金較高、老闆的情緒私隱、或乾脆是黃色笑話。」

趁文祺頓了頓，世榮連忙說：「我不贊成以一個批評的態度待我們的同事，須知他們有他們的生活圈子和方式，我們也有我們的次文化。這不是說他們對、我們錯，而是我們應該以一個開放、接納的態度待他們，努力進入他們中間。」

「好了，好了。你還是老樣子，唯一不同的只是越來越「社工」。先讓我說下去好嗎？」文祺拿起酒杯，邊享受ＸＯ的香醇邊道：「我並不是在評論誰對誰錯，或在說他們銅臭墮落，也很能接納他們，我只是有點茫然，有點不知所措。」

「撫心自問，我可算是較開放的。在校園時的參與範圍亦相當廣闊，接觸過不少人。我可以自信地說：我對溫室外的世界的了解比許多人還要深厚。但是，畢業後環境的改變委實太大，令我有點兒亂了手腳，不知這是不是工科生跳進商界的文化震蕩，或壓根兒是大學生不能深刻地了解現實社會的自然規律。」文祺一口氣地說下去：「當然，我不是在埋怨這種生活，或者為自己的選擇後悔。相反，我覺得這年來學會了很多寶貴的東西，各種困難磨煉更是邁向成熟的必經之路。故此，後悔只會帶來更大的痛苦，怨天尤人更會使我們顧影自憐，成為逃避現實的駝鳥。」

話匣子打開了，文祺便顯出滔滔不絕的本色。「既然談到與同事相處，不妨多談一點。令我最感不適應的，還不是同事間的話題。在大學時，我們都沒有機心，能夠坦誠相對，過的也是無拘無束的日子。」文祺見世榮有共鳴地點點頭，便繼續說下去：「現在可不同了，和上司談話時要站起來，不能左搖右擺，在辦公室不得高聲談笑，每天要結領帶、穿洋服皮鞋上班。最重要的是慎言，可能我現工作的華資集團較為複雜，新的人事鬥爭正開始進入高潮，再加上錯綜複雜的派系在明爭暗鬥，要保持超然中立就近蹟痴人說夢。從前我們鄙視『逢人只說三分話』，現在却要奉為金科玉律了！老實說，不要提那些互相競爭往上爬的同事，就是一些毫無利害衝突的同事也會在背後放冷箭。在這情況底下，試問你能不處處碰釘，能不養成不信任他人的習慣嗎？」

文祺拿起酒杯，讓ＸＯ潤潤唇，說：「現在，我可以嘻嘻哈哈的和一些同事開玩笑，也可以一臉

嚴肅的跟他們談公事，但心裏却時常提醒自己：『要當心言語、喜怒不形於色，不要露出任何風聲。』更要常常問：『甲說這話有甚麽含意，是否還有另外一個說法？乙的表情代表甚麽，是在針對我嗎？丙已沉默了好一段時間，在想甚麽，我漏了甚麽不利於自己的消息嗎？丁的處事方式有甚麽動機？……』當我跟客人見面時，也要旁敲側擊的，希望套點甚麽。」

「我明白你的意思。」世榮答腔說：「事實上我也同樣面對着這個痛苦，一方面感到內疚，覺得自己很卑鄙，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保護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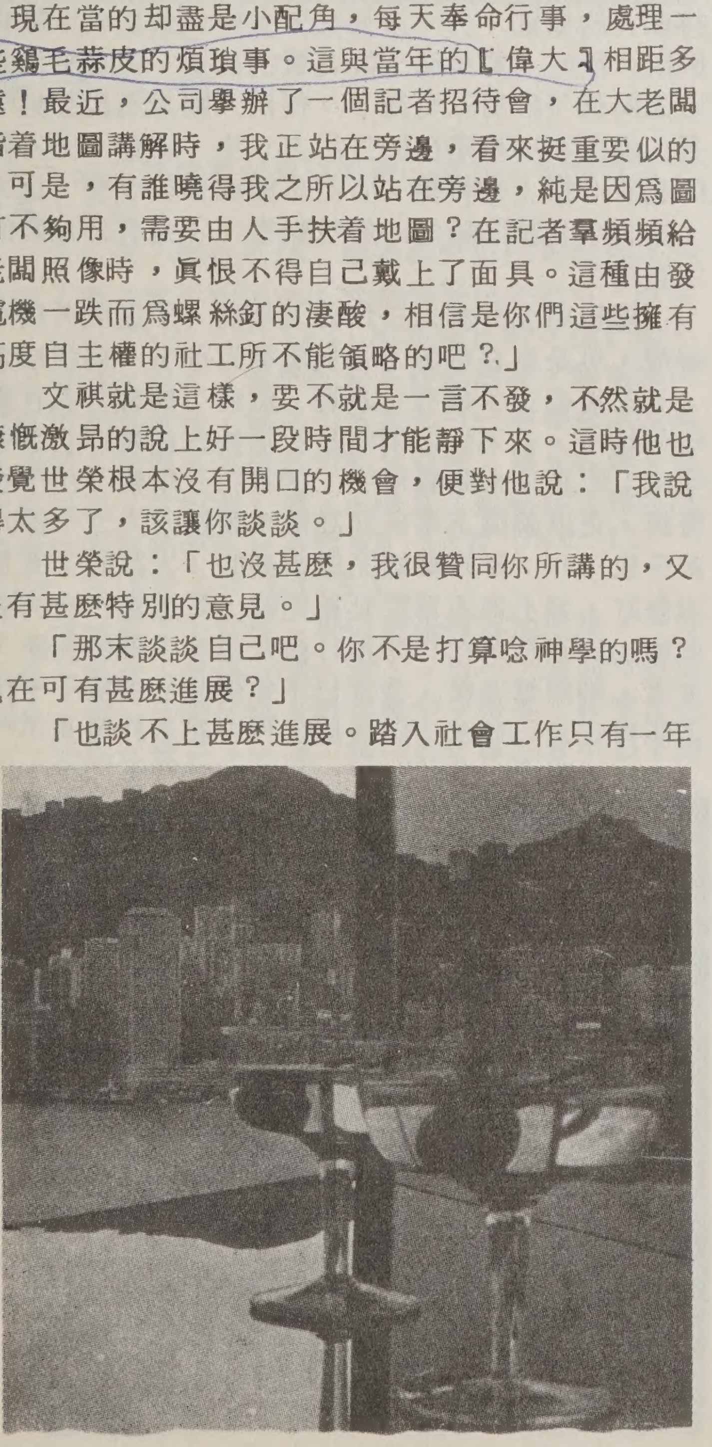
「不單是保護自己了，而是在人吃人的景況中的生存技巧！」文祺搶着答：「當然我們不應該因此而鄙視我們的同事，他們也是人，也需要吃飯、繼續生存下去，更不應教條式的動輒訓人，自鳴清高而自絕於人羣之外。但保護自己和虛偽的分野在那裏？甚麽才是基督徒身份的自然流露？怎樣能夠不對同事作價值判斷，同時又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如何能在高位厚薪中維持檢樸？爲甚麽教會及大專團契的教導總是用不上？當同事間的謀算、測度、防犯及遮掩自我摧毁了人與人坦誠交流的可行性時，我們是否還要『生存』下去。再說，在學時，我們大都是領導者，要不然也與他們相去不遠。可是，現在當的却盡是小配角，每天奉命行事，處理一些鷄毛蒜皮的煩瑣事。這與當年的『偉大』相距多遠！最近，公司舉辦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在大老闆指着地圖講解時，我正站在旁邊，看來挺重要似的。可是，有誰曉得我之所以站在旁邊，純是因爲圖釘不夠用，需要由人手扶着地圖？在記者羣頻頻給老闆照像時，眞恨不得自己戴上了面具。這種由發電機一跌而爲螺絲釘的淒酸，相信是你們這些擁有高度自主權的社工所不能領略的吧？」

文祺就是這樣，要不就是一言不發，不然就是慷慨激昂的說上好一段時間才能靜下來。這時他也發覺世榮根本沒有開口的機會，便對他說：「我說得太多了，該讓你談談。」

世榮說：「也沒甚麽，我很贊同你所講的，又沒有甚麽特別的意見。」

「那末談談自己吧。你不是打算唸神學的嗎？現在可有甚麽進展？」

「也談不上甚麽進展。踏入社會工作只有一年





，還未完全適應過來，那有時間作這方面的籌算。

坦白說，現在我才開始明白理想跟現實的距離有多遠。在學時我們都有充裕的時間閱讀各式各樣的書籍充實自己，也有一羣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刺激、彼此砥勵，再加上不用爲家庭負擔操心，大學裏各樣資料設備都挺不錯。那像現在每日下班後都累得不得了，不大想用腦，只呆坐在電視機前打發時光，整年來一本書也看不完，老朋友難得聚首，就是見了面也不知從何說起，那又怎會有甚麽進展？」

文祺同意地點點頭，問道：「那末談談你的工作吧。你不是個工作狂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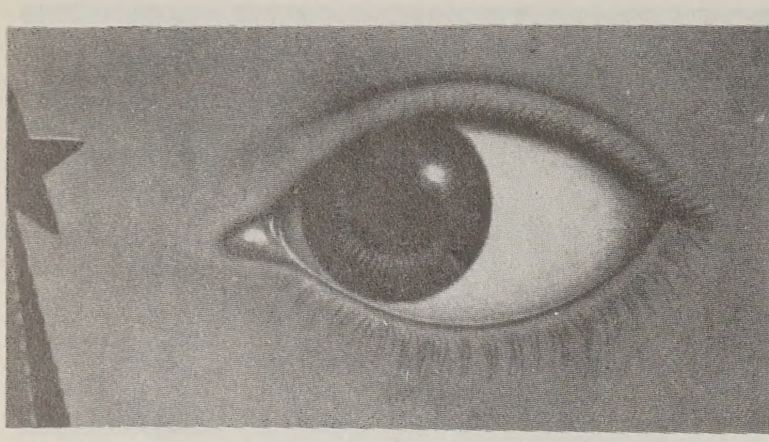
世榮苦澀地笑了笑，說：「你剛才提到人際關係上的問題，我也感覺到。雖然社工圈子不及商界複雜，但在上司、同事、下屬和義工間周旋，我已感到有點兒吃不消。此外，唸書時我還以爲自己通曉了社工的技巧，盡知世上的黑幕痛苦。現在接觸了一些眞正無助的家庭、自暴自棄的綠印者、被社會機器壓至遍體鱗傷而無處宣洩的青少年、被搾乾了血汗然後遭人一腳踢走的工友、終日沉迷麻雀枱上不顧家人的主婦、和普遍貪心自私庸俗的羣衆，才開始了解人間苦痛的無可抗拒和自我的貧乏。這樣，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只好眼睜睜的看着自己的工作熱誠和衝勁逐漸的爲歲月及這些現象磨蝕，同時亦不禁常常問自己究竟爲甚麽要讀神學？道學碩士或博士學位與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淒苦、歡樂、嘆息、榮辱又有甚麽關係？我們所信所傳的福音是否眞的能使他們得釋放、得醫治，而同時又不是人民鴉片？」

看見文祺在沉思，世榮補充說：「當然，這可能是需要在唸神學和應用的過程中不斷更新反省才能得到答案，也不是在爲自己將來任何可能發生的轉變鋪路，我只是指出個人看法的一些無可避免的修正。」

「對了，」世榮忽然記起來，立刻換了話題說：「聽說思明很久沒有返教會了。」

「是嗎？」文祺驚奇地反問：「甚麽時候的消息？」思明是文祺三數友好之一，曾當過校園團契的主席和數不淸的籌委；畢業後大家各自在忙，還沒有機會見面詳談；想不到起了這麽大的變化。

「也有數個月了，聽說他覺得基督教實在沒有多大的切身關係，先是間中不參加聚會，後來慢慢



習慣了，覺得跟以前沒有多大分別，便索性從教會中消失了。我們昔日也曾聽過他在埋怨基督教圈子的黑暗、腐敗和遁世，想是不滿的累積，再加上其他壓力導致吧。」世榮輕描淡寫地說道。「時候不早了，明天還要上班。走吧，好不好？」

從酒店出來，晚飯時的恬靜和蒼茫暮色早已爲黑夜所吞噬，風吹在文祺臉上，有點冷，但總不比剛才的消息冷。對文祺來說，每個流失或瀕臨於流失邊緣的「個案」，都是一塊大石，重甸甸的叠在其他大石上，把他壓在下面，動彈不得。文祺用力地搖搖頭，希望使自己清醒點，去決定究竟應該向那越來越虛幻的「理想」前進、把弦再繃得緊一點、以抵受諸般壓力引誘，還是退下來避入象牙塔裝傻作假，含含糊糊的混過去。再想到明天又要上班，午飯爲座位而打游擊戰，和黃昏時再上演的長征，文祺的心不禁往下沉，往下沉……。

天涼了，風吹過來，越發顯得冷了。文祺縮着肩，翻起衣領，把頭埋進去，瑟縮着往前走。

▶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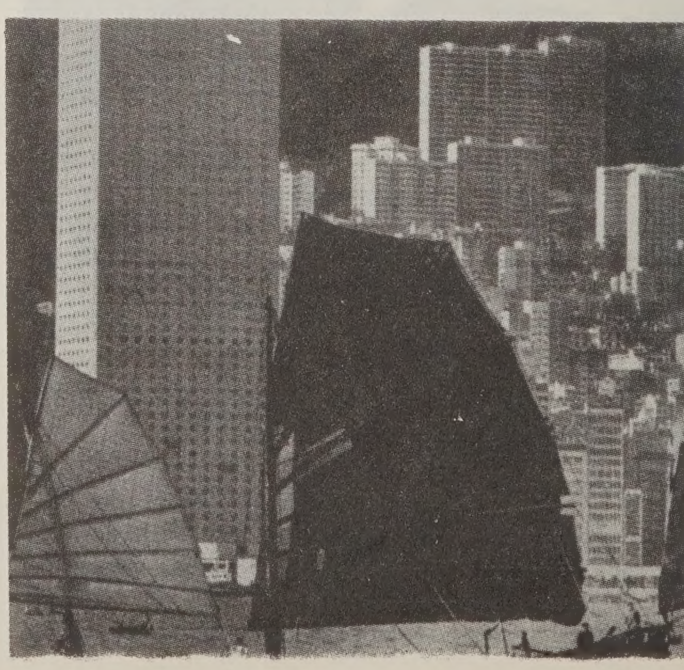
潛在的反抗本能，導致國棟在中六時直接向校方權威挑戰。在一羣「同志」鼓動下，他和數位同學毅然要求校方准許成立一個半獨立的學生會。縱然這個要求頗爲溫和、合理，但在那所以保守及考試成績著名的中學裏，不啻在校園正中投下一枚炸彈。校方採取了一切可用的正當或卑污的手段，終於撲滅了這點星星之火。在這過程中，國棟親眼看見不少平日裝出一副關心學生面孔的基督徒老師內裏的污穢，以致他開始思考是基督教有問題，還是那些基督徒本身出了毛病。當然國棟確認問題出於後者時，便毅然作出信主的決定。

找到了足以信賴的目標，國棟當然全心全身投入信仰裏。過了一段時間，他便自然而然的發覺自己對信仰的了解不足，遂發願將來唸神學。那時候的大學團契還是在講理想、使命，也着實有一些弟兄姊妹立志到亞洲、非洲當宣教士，到「落後」地區作學生工作，向工人傳福音，唸神學事奉主，或裝備自己以便回中國大陸傳福音；就是沒有這些志願的團友，也常鼓勵他們，說會用禱告和金錢支持他們，及各自在崗位上見證神。在這環境底下，國棟感到在這條還不算崎嶇的道路上，實在有着不少的伴侶在朝同一方向走。

四年的大學生活開拓了國棟的眼界及知識領域。持續的參與和理論反省，使他了解到香港的不公平、體會到窮人的勞苦無助、認識到國內狀況、及更深領略信仰的意義，這些都像滾雪球般不斷增長。於是，國棟對「唸神學」下了個新的詮釋，就是神學不應該是象牙塔中的夢囈或智力雜耍，而是與生活相結合，並按各人的恩賜、能力，以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認同世上不同類型的人，與他們同呼吸、同甘苦；而信徒更須以這種態度不斷磨練自己、鞭撻自己，以致能又眞又活地在這多元化的社會中彰顯那又眞又活的神。坦誠地面對着這個召喚，國棟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認同社會上佔大多數的貧苦人爲奮鬥目標。

畢業後，國棟踏入了金融界，在學位制度的保護傘下，月入數千。因工作關係，他不得不撇下昔日樸素的衣裝和刻苦經營的不夾雜英語的說話習慣，而披上堂皇的西服，把半中半英的句子掛在咀邊，及無可奈何地接受同事間以英文名字相稱呼。縱然如此，要和同事打成一片也不容易。一方面要維持個人的原則，另一方面又要留神免致隨便判斷他們所行所好，要是碰上好花費的同事，要節儉簡樸以認同低下階層就更難了。何況人總是有點慣性；長久浸淫在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中，總會不知不覺的起着心態上的轉變，直至不能或懶於改變。這樣，抱着小資產階級的心態唸神學，不是有違他們的本意嗎？

國棟原先計劃用三年儲五萬塊，然後到外國唸神學，可是現在每個月却只能儲五百多。照這樣看，五年後他頂多儲有三萬塊。然而，國棟打算在數年內結婚，也不知這筆錢是否足夠作結婚時自置樓宇用；要是用來購買樓宇，接着的五年便不用作唸書想，更遑論拋下萬多元高薪來俯就月入二千餘的基督教工作；要是繼續完成當初的「大計」，或加以修訂，豈不是不單要延期結婚，要放棄將會大幅度增加的薪金及把仿如旭日初升的事業攔腰斬斷？再者，神學畢業後，香港已不知變成甚麽樣子，又不能肯定自己朝那方向發展，可否起着作用更不可



知。這一切一切，令國棟覺得唸神學就好像往一個黑漆一片、不知有多深亦不知引往那裏去的洞裏跳。

偶爾夜闌人靜或午夜夢迴時，國棟總可省察到自己正在身不由己或半推半就地被推往中產階級的陣營，距離「貧苦人」、「唸神學」、「奉獻」越來越遠。然而，他不甘心讓這個趨勢往下發展，更不欲在旁人紛紛撤退凋謝之際，因那疑幻疑真的「安全感」而放棄當初的理想。於是，一種被撕裂的苦楚便油然而生。國棟心裏很是明白，再長此下去，只有三條路可走：鬧精神分裂；當個兩面人；或是索性叛教。可是，明白又有甚麼用？夜靜時還不是一樣的被撕裂，明早照樣復合繼續生存？生活的壓力豈會因此而減輕？

有一次國棟執拾書櫃，忽然有片東西飄了下來。拾起一看，原來是大學基督徒團契迎新營送給新生的書籤，正面是一幅甚具羅曼蒂克色彩，有點朦朧而又美麗的遠景，背面是一節金句：「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着目標竭力追求。」國棟笑了笑，隨手把它撕起兩半，丟進廢紙簍中。

▶之三◀

「你問我還有沒有返教會？我也不知有沒有。算是沒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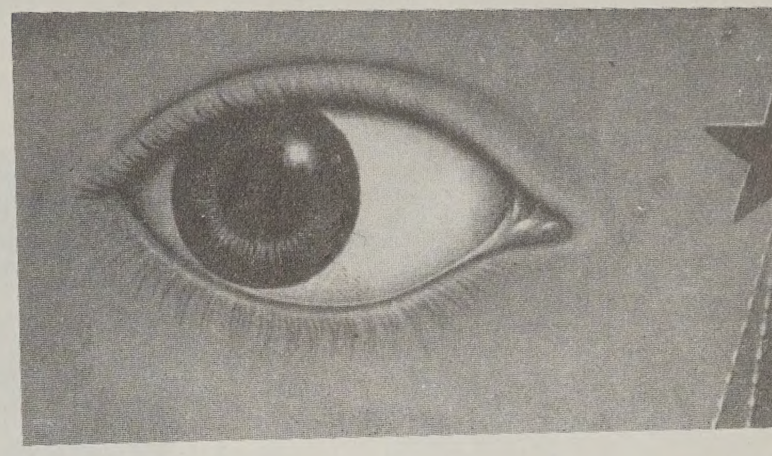
為甚麼？真是有趣！難道你覺得能夠和團友溝通嗎？難道當你坦誠地向他們傾訴你對社會、教會、工作、PAUL TILLICH 的看法時，他們能不投以奇異的眼光？當你批評某些權威時，無論如何誠懇和有建設性，難道不會惹起另一些權威或信徒反感嗎？難道當你偶然回團契聚會，弟兄姊妹不會問長問短，欲把你「導入正軌」？難道你又能自然輕鬆地與他們手拉着手唱 WE ARE ONE IN THE BOND OF LOVE？

這就是了！當然，間中我也有參加崇拜，一方面是不要令人覺得我是失蹤了，另一方面則可能是慣性，或一些隱伏需求的浮現吧。但是，我實在受不了牧師在講台上抓着一兩句經文便胡亂引申，而且又胡扯得完全脫離生活、不切實際却又自以為是的「習慣」。

你希望知道我對基督教的看法？不敢當。目前我還未能整理好，況且近來工作較忙，與相熟「教友」的見面機會少了，對基督教的認同感也相應減弱，說不上甚麼成熟的看法。

也好，就隨便談談吧。讓我先問問你，你對基督教的論證方式，比如有關耶穌復活的，有何感想。

這就是了，你也覺得很迂廻，很牽強嘛！說實的，我越來越覺得不單這些「論證」很成疑問，就是我們常用的宗教語言的含義亦混淆不清。要是這樣，基督教的獨特性便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了。



再說多點？可能我是受科學訓練影響吧。自從一年級下學期開始頗為接受邏輯實證論的看法，總覺得很多宗教語言是無大意義的。一大套基督教式的解釋看來只不過是文字遊戲，與唯物史觀有異曲同工之妙。根據語言分析，宗教只是語言遊戲，而語言分析的後台是科學。只有當我們更真實地分析科學的結構、治學方法等，才能消解分析科學所帶來的窒息和無助。

你說我們需要理智地分析問題，同時亦不能缺少感情維繫？第二點是甚麼？把基督教放在知識論和純哲學的層面討論是不當的，因為「哲學叫人思想，宗教叫人委身」？哦，我很同意第一點。不哭不笑固然與行屍走肉無異，但委身的對象必須是明晰、合理的，而「哲學」地討論基督教正是要找出這可靠性。在這過程中，絕非為討論而討論，乃是整個人投入的探索。若只求有感情聯繫而不問對象，找個女朋友不就是了？至於第二點，我的回答是：當基督教「只是」個人的信仰時，這種「信仰」已背棄了基督所宣稱的信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你企圖宣稱基督教有特點，嘗試將它行出來，你便是在背包袱，這個包袱阻礙了你與人溝通，收窄了你的可能性。

你說自我隔離的純哲學思考會令人漸漸更孤芳自賞、自傲和加深排斥主觀感受的傾向？嗯……，我很贊成。畢業後，我對孤芳自賞和自傲也有所察覺。我相信在這方面我也會改善的。當然，縱使謙卑忠厚，我亦可以走上非基督教的道路。回到你最後的一部份，我却有點不大同意。在近幾年中，排斥主觀感受的時候不是沒有，但是甚少。雖然我說不上是多愁善感，但其實感情也頗強烈。幾年的基督教薰陶，加以同學、朋友、家庭的影響，帶給我的是一點點坦率、憐憫和正義感。我可以看「慘痛的戰爭」和傷痕文學而下淚。有了這些悲天憫人之心，難道我不可以像某些人般「做神學」？然而，這又何苦呢？勉強加上一套宗教的解釋有甚麼用？不如踏實的做點事。

有點亂？對！事實上，我也弄不清楚自己對基督教抱的是甚麼態度。我對基督的言行十分敬佩，看到世界的情況亦不期然想到罪的真實性（雖然罪這個觀念會使我埋怨神），沒有超然的上帝，這個世界看來亦確是沒有多大希望，我們亦沒有多大盼

下期預告：



大專基督徒剪影

望。但基督教亦有如上所述的難處。我不打算詳細申述這方面，但總而言之，證論的影響和感情因素的互動促成了我的改變。請不要再以理性——感性的二分法來看我，這不是你所不喜歡的嗎？正如田立克所說，知識是源於愛，愛亦與知識分不開。

你說的對。我對基督教的感情委實是很濃烈的，這亦是我渴望重建信仰的動力。傳統說教對我已完全沒有說服力，幾經辛苦「證明」基督甚有可能曾經復活對我又有甚麽意義？復活又怎樣？基督的OPERATIONAL MEANING 是甚麽？對這些事情能否產生驚嘆以致投入一種信仰，完全基於那個人原有的世界觀。請不要說我不忠實，你算是接觸面甚廣，你該知道人的信念可以相差多麽遠。這就是我希望從現代神學找到出路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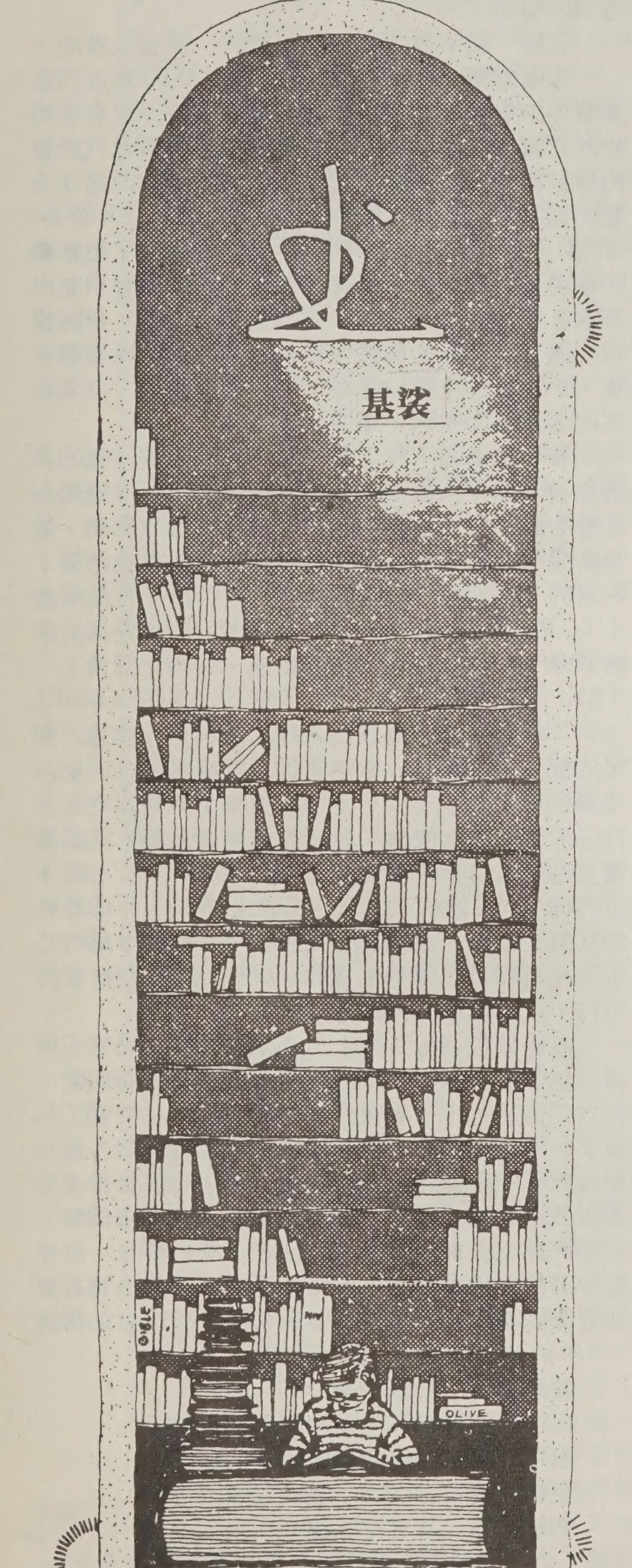
你說現代神學不是出路？這可能是眞的。田立克的《系統神學》第一冊看了一大半，很多時候都不想再讀下去，實在太玄了。但我仍抱有希望。於我而言，基督教中絕大部份舊的符號既已不能產生效力，唯有冀望有新的符號、新的解釋可使我折服

你很欣賞我求眞的勇氣？謝謝，過獎了。失去動力？對！我也覺得這種心理狀態會使我失去「靈修」和「事奉」的動力。然而，要是欺騙自己、勉強自己，「靈修」和「事奉」又有何意義？至於這種低沉會不會日久變成另一種甚麽也不要緊的放任，又有誰可保證呢？

有沒有找朋友談談？當然有嘛，不然我也不會跟你面對面的坐在這裏。隔了不多久，我總會和一些較爲談得來的朋友聊聊天。我叫這作EPD，即是EFFECT OF PIGS & DOGS，一羣「猪朋狗友」在閑聊時也可起到彼此打氣、相濡以沫、互相舐傷口的功用。這不是刻意經營的甚麽「扶持系統」，而是在信仰反省和實踐過程中一定得到的副產品。

你問我還打算「邊緣」多久？天曉得！雖然我也希望盡快脫離這個階段，但我怎知還要多久？最後會變成甚麽樣？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我們的思想和行爲是對是錯，還是留待時間驗證罷！」





事奉的人生
中國神學研究院講師等著
馮蔭坤　余達心合編
宣道出版社　　　$48

就意義來說，這是一羣神學院講師對滕近輝牧師六十壽辰、事主三十週年的一份賀禮，就內容來說，是一本較有水準的中文基督徒半學術論文集。其中專論文章，是從不同角度探索種種與事奉有關的問題，譬如從聖經部份章節、原文字義、職份要義探討事奉的原委，又談到歷史上教會的事奉模式，及中國近代兩位甚有影響力的事主長者的事奉觀之研究，從而認識當前事奉觀之路向。各篇皆是企圖闡明事奉要領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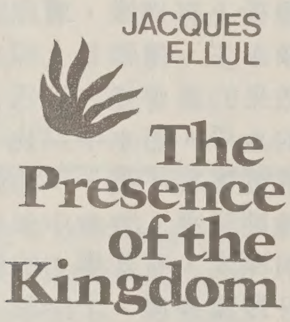
筆者在偶然機會下曾和滕牧師傾談，談到華人教會比較輕視學術研究時，滕牧師表示若要基督教學術上有進展，膚淺的一面是要做學術工夫的人在事奉主、傳福音上顯出熱心，以贏取部份單看表面效果的基督徒之信任，而更重要的則是看學術研究的水平。若水平只比一般水準高一點點，滕牧師說那就等於不高，不能使人信服學術研究的優勝處，他期望華人教會中做學術工夫的必須寫出高水準、有深度、有影響力的神學學術著作，為福音信仰打好理論基礎，才能教人刮目相看。事實上，中神一向是較重學術的神學院，著作普遍不太弱，這本論文集也算保持水準。

書中有不少不可不看的文章，當中特別推薦馮蔭坤博士的《保羅與婦女事奉》，是一篇華人教會（尤以保守福音派）必須深思的文章。雖然近年華人教會已普遍看重婦女在事奉行列中的角色與貢獻，但往往仍被聖經中似乎限制婦女事奉，不准姊妹講道，不准姊妹作領導等經文困擾。在不少教會中，姊妹只能作招待、收奉獻等工作，而不能上主日崇拜講台，當主席、作講員，甚至聽說有神學碩士學位的姊妹還只是在教會裏作收拾、洗聖餐杯等事奉，平白虛耗教會人才。馮氏在文中重新疏釋該幾段經文，以丈夫妻子的翻譯替代男人女人等字眼，以文化背景說明這些支持「婦女不准講道」的經文並非那麼具決定性，而重要的倒該是各人不同的恩

賜，教會不應繼續這不公平不實際的做法，以礙聖工的發展及使不信主的人產生惡感。雖然在丈夫妻子間誰該作領導仍是偏重男性，但畢竟已是福音信仰教會在這問題上的一個突破，（大可比較《橄欖》二十三期陳若愚的《談談今日姊妹在教會中的事奉》作一比較），無疑是華人教會該當反省修正的課題。

此外，周永健博士分析榮耀的祭司職份與事奉當有的態度。趙天恩牧師談《中國教牧事奉模式的發展》、林榮洪博士分析及反應《倪拆聲之事奉觀》、鄺炳釗博士談《滕近輝牧師事奉觀念之分析》等，都是言之有物，使人溫故知新的文章，對今天華人教會建立正確的事奉觀起着積極的作用，值得一讀再讀。大體上全書索引註釋甚多，有新意的精彩之作也不少，但並非每篇都有深度和新意，說實在的，部份文章與一般講台講章無甚差異，這可能是為遷就讀者之故，或是題材所限，未能與前人普遍教訓有突破性的意見。

單是十二篇專論文章已值得讀者閱畢全書，何況還有附錄、賀辭等有關近年華人界中甚受神重用的滕近輝牧師的事奉經歷，及珍貴圖片七十多幀，使人深感生命的事奉是怎麽的一回事。擁有較佳理解分析能力的大專弟兄姊妹，這是一本我們考慮怎樣事奉主的好參考書，想必令讀者喜愛。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
JACQUES ELLUL, 1948
TRANSLATED BY OLIVE WYON
THE SEABURY PRESS, NEW YORK
U.S. $4.95

國家，無疑將會繼續成為這個年代香港知識份子們關心的課題，無他，香港之可能隨時歸還中國大陸將使他們隨時作出去留的抉擇。這抉擇不單是社會政制政權的選擇，也包含了他們對國家觀念的理解、民族感情的牽引及現存國家實況的瞭解與反應，因而產生其不同的態度。而在基督徒的理念架構下，更包括了國家政治神學等考慮因素，於是一個符合聖經原則的基本的社會觀就成了基督徒急不容緩的需要了。

正好，這本書說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基本看法。

作者植爾路（JACQUES ELLUL）是近代基督教界中研究社會、政治與法律等問題而又有新穎獨到見解的法國學人，在其衆多著作中對近代社會的分析與預測為他赢了「先知」的美譽，而這次介紹的則是他極早期（1948年）的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其中建立了社會觀的基礎基督徒看法，也為作者別的近代社會研究中許許多多觀念舖好路向。本書主要是探討一個困擾所有誠實基督徒的問題，就是基督徒該怎樣理解社會，才能靠着上帝的恩典，出世而入世地，有效地在生活環境中生活、事奉、見證？

書中五章裏，作者重申了基督徒作鹽作光的具體意義，如羊入狼羣的信徒實在境況，也清楚點出在世生活不可免的靈慾相爭的實況及當有均衡，提出基督徒必須有新生命之更新力量去面對被汚染了的世界，進而導引出基督徒在世生活時，生活形態（LIFESTYLE）當有之革命能力（不等同於政治革命），為了科技社會的途徑，目標之混淆（THE CONFUSION OF ENDS AND MEANS）作了屬靈透視。以及因之而起的與世人溝通之困難的解決方法建議。當中穿插了對國家、各式統治意識形態之初步分析，重點地提供了對國家對社會對生活環境中之政治、科技等的神學觀點。從認識魔鬼蒙蔽人對神之敏感起，點出大多數人（包括不少信徒）成了魔鬼的奴僕，安於犯罪的、不認識神的狀態之事實，當頭棒喝地提出今天教會單顧內心、單坐待神蹟的僞善、懦弱與懶惰，及提到反省的方向，改善改革的路線。

本書的內容要求讀者以獨立批評性的思考去閱讀，純粹作為消閒小品般欣賞，相信是不能明瞭；作者的本意，更不難被作者牽着鼻子走，失却了作者要求讀者的獨立思考基本態度。內容雖然大致有聖經教訓的根據，但有時在分析中，作者覺得未妥善的教會政策或是個人懶惰，則屬過份妄擅偏激，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對問題更清楚了解的機會，但畢竟作者的責備與分析，都是基督徒，特別是擁有更佳資源的基督徒大專生、知識份子該當反省的課題。

謹以書中一段話共勉：
為了解救惶惶然於自建迷宮的世界，
為了早該突破既成知識限規的教會，
更為了在信仰生命上極待眞理教導的
教會會衆，基督徒知識份子理當肩起
「不斷作信仰反省」的工作，責無旁貸！

亞洲宣教士之甘與苦

莫陳詠恩

序

差傳工作在香港教會中已慢慢地受到重視，但鑑於年日不長，許多差會及宣教士對差傳工作仍是在摸索的階段。特別是在超越文化的差傳工作上，香港教會更是缺乏經驗。此文的目的是要去聆聽亞洲多國的超越文化工作者之自述，認識亞洲宣教士共通的困難和潛力，再看看香港教會能否吸取他們的經驗，進而更有效地發展超越文化的差傳工作。

筆者曾親自用書信及面談與四十多位來自不同地方的亞洲宣教士接觸，其中有十八位願意花時間來整理他們的思想及與筆者分享他們的感受。此文的資料主要是來自十二位宣教士。他們的共通點是被差往異族中工作，需要重新學習語言及適應一個簇新的文化。他們都曾經歷不少辛酸無助的時光，但現今仍是積極地去面對超越文化宣教工作的挑戰。另外六位宣教士也提供了不少寶貴的經驗。可是他們有些是到僑居外地的同胞中工作，有些則不用重新學習語言；在適應上比以上十二位較爲容易。爲着方便比較，以下的討論都多是以前十二位宣教士的經歷爲主，後六位爲次。

1 生活上的適應

活在另一個文化裏，生活方式自然會大大不同。每一位外來者都要像小孩子一般，學習社交禮儀，學習接受當地的食物，更要習慣當地的氣候等。異己的風俗和價値觀很可能會使初入門的宣教士感到茫然。但主要問題還是宣教士的生活水準是否一定要和當地人看齊？

一位從印度南部往尼泊爾的弟兄十分強調宣教士要完全地和當地人認同。但明顯地在尼國西方宣教士的居住環境，室內陳設，厨房用具等都是遠超一般尼泊爾人所想所求的；結果這位弟兄便感到很難與西方宣教士一起工作。可是另外一位同是愛主的新加坡弟兄却坦白地承認自己不能完全過當地人的生活。他住的是尼泊爾屋，却加添了一個茅厠，一張睡床。我們能否因此斷言後者不夠前者刻苦？

加入西方宣教士的行列更使這問題更形複雜。來自亞洲的宣教士不單是要適應另一個亞洲國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更要適應西方的文化和起居習慣。已婚的還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決定自己的生活水準及與當地人認同的程度。獨身的却大多數要與西方同工一起居住，如果與同工對生活方式有一致的看法，則可以互相提醒，彼此支持鼓勵，一起實踐。不然的話，大家便不容易同心工作。

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姊妹說：「我三期（約四年一期）裏都是和西方宣教士一起居住，在全市的宣教士中我是唯一的亞洲人。西方宣教士中也有許多不同的文化，我除了學習如何與巴基斯坦人結交以外，還要花許多精力去瞭解西方的同工。我到現今還不喜歡西式食物。最後我搬了出來獨自居住，那時起我才可以更有效地服侍巴基斯坦的信徒。加上戰爭開始，所有西國同工都跑掉了，我婉拒了差會及大使館給我離境的機票，決定留下來。從此我便與一位巴基斯坦的姊妹居住，那兒的弟兄姊妹也切實地接納我爲他們中間的一份子。」

時間是唯一可以叫人適應下來的方法。許多宣教士在早期都會感到身體不適，又或者會覺得需要接受的新事物實在太多，弄至心力疲憊。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有祖國弟兄姊妹不斷問候及支持，在某些程度上也可以增強宣教士堅忍，繼續奮鬥下去。

2 獨身？已婚？

作爲一個宣教士，究竟是獨身的好還是已婚的好？

獨身的宣教士沒有家庭的掛慮，可以專心事主。較容易遷就別人的時間，起居生活可以有較大的彈性。如工場上需要宣教士經常往返各地的話，單身人士當然比已婚者容易適應。

可是獨身的宣教士也有他們的苦惱。孤單感是他們的首敵。在陌生環境裏，沒有自己的同胞，不能和任何人說自己的母語。因着言語的隔膜，初期根本不能流暢地與別人交談，可能在起先三、四年裏也找不到可以明白自己的朋友。這種苦處實在非外人可以瞭解。一位女宣教士說：

除了難敵的孤單感以外，獨身宣教士也難被保守的社會所接納。這不但會帶來許多不方便之處，事奉也會受到攔阻。在巴基斯坦，女士每次外出，均要有男性陪伴；不然的話，她便會受到男人的欺侮。另一方面，獨身男子也不能和女孩子談話，免受人家誹謗，有礙教會的名聲；那末獨身男宣教士的事奉範圍便異常狹窄了。這一些例子都表明了一個事實：在一些文化裏，結婚及生兒育女是每個人的責任，不朝着這方向走的便被視爲怪誕。這麼一來，獨身的宣教士便可能要面對更大的壓力和更深的歧視。

那麼已婚的宣教士是否較爲理想？問題又似乎不是這般簡單。前面所說獨身的優點便剛好是已婚的弱點。每一對父母都知道，帶着孩子到處闖絕對

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孩子的適應是個大問題，子女的教育問題更是迫使宣教士回國的主要因素。以英語爲母語的宣教士還可以找到合適的學校，操其他語言的父母則很難在工場上使孩子接受母語教育了，當這些孩子回國時他們又怎能和國內其他孩子在學業上平衡上進？一對南韓的宣教士夫婦回國述職時只能把孩子送到爲外國人而設的英語學校裏唸書。可憐他們不單要付高昂的學費，更要因此受到弟兄姊妹的批評。

西方的宣教士也同樣會爲子女教育而煩惱。不過西方差會已設法減輕問題的嚴重性，例如設立學校，招募教師等。亞洲差會在此還要走漫長的路。兒女教育問題不能解決，已婚的宣教士便只有提早退休，回國工作。

除了教育以外，兒女言語方面的學習也是個大問題。孩子跟着父母，當然會學說父母的語言。他們入學時却要採另一種語言。如果進的是宣教士學校，學的是英語的話，他們又要另外學習當地的土話，才可以與當地人交朋友。語言學習上的混亂會帶給孩子許多心理上的壓力，這壓力間接上也要由父母來承擔。

其實家庭顧慮不單是已婚人士的問題。所有宣教士都要遠離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亞洲人的家庭觀念較重，亞洲信徒又多是第一代基督徒，父母很可能還未接受福音。作父母的自然不願意兒女爲着他們的信仰而放棄家園，遠渡重洋。況且在亞洲，大多數社會對年老的或年幼的都沒有保障；身爲基督徒，便很難放下父母弟妹不顧。一位新加坡的弟兄強調教育子女和供養父母是亞洲宣教士要面對的兩大難題，但他却未能提出解決的方案。

這樣說來，獨身或已婚都有他們的困難。雖然問題未必有解決的方法，但神仍是在呼召人往外地去工作，不是因爲人定勝天，乃是因爲沒有一個問題不是在祂掌握之中。

3 宣教士之形象

亞洲許多地方教會都是由西方宣教士所建立的，信徒對宣教士的形象自然有一定程度是受到西方宣教士的影響。亞洲宣教士人數少，工作歷史短，還未能在人心中建立獨特的形象。在傳統西方宣教士形象之下，他們往往會遇到以下的困難。

㈠工場上的人可能期望所有宣教士都有同一的工作方式，但這些工作方式又未必是亞洲宣教士所願意跟隨的。以下的例子可以叫我們稍爲明白亞洲宣教士所面對的問題。

「有許多西方差會財力豐厚，能夠在工場上創辦醫院、學校等服務機構，藉此傳揚福音。一位日本往非律賓的宣教士在一落後村莊工作。日本教會知道當地信徒窮困，也曾主動地寄藥物和衣服去幫助他們。但信徒進一步要求差會給他們金錢上的幫助，又個別跟宣教士借錢用。作宣教士的可以怎樣應付？

在日本，宣教士經常藉着教授英文來與日本人交朋友，也藉着教英文聖經來傳福音。但



亞洲人又應否同樣地去教授英文？此舉會否加強基督教會對西方文化的倚賴？長久來說教會會否受損？

宣教士往往會被人看作爲首的屬靈領袖，地方教會的領袖都退居次位。但事實上當宣教士未能精通工場上的語言時，他是很難眞正輔導和教導會衆的。一位在泰國的宣教士說：「我在祖國裏已觀察到宣教士強爲首的毛病，因此自己十分小心。許多時候都要向人家解釋我們只可以作輔導的角色，不是我們厭煩工作，只是我們有自知之明。」

㈡許多亞洲人都有崇洋心態，信徒與宣教士都不會例外。在非律賓，一位弟兄感嘆當地人對美國宣教士的崇拜。這種心理叫他們下意識地認爲美國宣教士的教導總比亞洲宣教士的來得好，以致後者不容易發揮其所長。這崇洋心態在宣教士本身也會帶來不良的後果。一位日本宣教士承認自己早期在西方同工當中感到自卑；當自己的意見與他們不合時，總沒有信心相信自己的見解可能更是準確。不過這種態度也會因着時間而消失。

㈢信徒對亞洲宣教士沒有一個清晰的形象，他們的態度也會因此變幻無常。一方面他們會感到亞洲宣教士平易近人，有共通的東方文化，較明白他們的感受等。但另一方面當宣教士有不正當地傳統文化的行爲出現時，他們又較能夠忍受西方人的錯處，而難於接受本洲人犯同樣的錯誤。事實上亞洲人跟西方人同樣地要去從頭學習，只是亞洲人對出自本洲的宣教士的期望較高，忍耐力較低。一位在泰國工作的姊妹說：「我的樣貌與他們太相似了。當他們發現我不能說流利的泰語時，便會表現驚訝之情，甚至不屑的態度，有時會令我相當難堪。」

亞洲教會不去積極地推展差傳工作，便沒有足夠的人力和經驗去建立一個屬於亞洲宣教士的形象，以上的問題也會繼續的發生。直至宣教士大規模地興起時，問題才有解決的機會。

4 同工關係

宣教士的同工大約可分兩大類：㈠一起工作的宣教士，㈡工場上的教會牧者、傳道人、領袖等。

一個宣教士來到陌生的地方，言語不通，孤立無援，西教士便是他唯一可以倚賴的朋友，因爲大家有共通的需要和困難，可以彼此勉勵，守望相助。一位新加坡的姊妹說：「我來到新的工場，全是靠在工作上有來往的西教士替我找房子，使我安頓下來。我雖然不屬於他們的差會，但他們憑經驗知道我在這方面會有需要，便主動地協助我。記得在上一個工場裏，我也是得到一對西教士夫婦收留，才可以開始工作。亞洲教會在差傳上缺乏經驗，不懂得爲我打算，盼望以後會有所改進。」

與西教士合作也有一定的難處。上文已提及大家生活方式不同，生活水準也有異。西教士通常有他們的圈子，亞洲宣教士跑過去便要從新適應他們的文化，但這文化與工場上的文化又截然不同。亞洲宣教士活在不同的圈子當中而又不能眞正感到是圈內的一份子，矛盾與混亂也會隨之而起。

西教士來自一些科技文明較高的國家，他們的社會有悠久的教會歷史，在不知不覺中他們或許會流露一種高傲的態度。這態度有些時候會增加亞洲宣教士的自卑，有些時候又會引起他們的反感。一位印度的弟兄早期在一西差會內工作，後來抵受不了西國同工高高在上的態度，又因政府的新政策叫他有機會獨自留在工場上，他便決定離開差會，與當地信徒一起傳福音，至今已有八年的時光。

東西文化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處事方法

和交談方式也會令關係不愉快。宣教士在一起討論時，自然會用英語作媒介。一般亞洲人用英語表達自己已是件難事，再加上西方人普遍要求別人坦白，而東方人則崇尚含蓄委婉，後者可能因此被誤爲才能短拙，而前者則會被後者視爲不夠溫柔敦厚，不懂人情世故。彼此的不瞭解自然會帶來合作上的困難。

與西教士合作可說是有苦也有樂。目前宣教工場都是西方人多，東方人少。唯一的補救辦法是讓亞洲宣教士在未被差往工場以先多去接觸西洋文化，教他們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免得在新工場上同時要去學習多國風俗，弄到應接不暇。不過最根本的答案還是要亞洲教會多差宣教士，以緩和這個以西方爲主的差傳形勢，讓亞洲宣教士有足夠的人力去彼此支持，一起拓展福音工作。

宣教士與地方教會領袖的同工關係又如何？

亞洲宣教士與地方教會的領袖在一起時也很容易重複西教士的毛病，以自己的工作方式作標準，拖延教會本色化的發展。在印尼工作的一對夫婦說：「我們初來時看見教會許多地方都不對勁，很容易私下批評教會領袖的處事方法。直至到我們刻意地去欣賞這兒教會的優點時，我們才能開始有效地與人同工，事奉教會。」

宣教士也很容易成爲當地牧者的威脅。一位姊妹說：「有些基督徒覺得我們比他們的牧者更能夠明白和同情他們，便很主動地拿問題來跟我們討論。這麽一來，牧者的影響力便間接地減弱。我覺察到這個問題以後便很小心從事，多花時間與教會牧師溝通，虛心道出自己的不足，表明一個學習的態度，才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不過，一般來說，亞洲宣教士都普遍地受到教會的接納。他們大部份是扮演一個助理的角色，最後決策權還是由當地領袖去肩負。在述職時他們可能沒有顯赫的數字告之差會，但却能和工場上的教會保持一個健康的關係。

5 與差會關係

在亞洲，差遣宣教士的機構可分三大類。第一類是國際性的差傳機構，這些機構的宣教士還是以西方人爲大多數。它們的歷史悠久，組織較完善，也較多爲人所認識。國際性差會的資料很多，亦不用本文詳述。第二類是不以教會爲基本單位的基督教機構，如各地的學生福音團契，台灣的「中華海外宣道協會」，新加坡的「亞洲福音團契」等。這些機構所差的宣教士人數比例上不多，也不在此文討論範圍之內。第三類機構是以教會爲本的差會，有些是大宗派內的差會，也有些差會就等於教會。這等差會歷史短，每個差會屬下的宣教士也不多，這是亞洲差會的特色，也是本文討論的重心。

一般來說，差會給予宣教士金錢上的支持，供給他生活起居所需，也支付他往返工場的交通費用，較富裕的可能會在經濟上支持工場上教會的需要；另一方面差會也答應給宣教士禱告上的支持。在



日本，一差會還答應每年派一隊義工到宣教士的工場去協助傳福音的工作。宣教士對差會的責任則通常是每月至每三月寫工作報告或祈禱通訊一次，此外還要定期（二年至四年左右）回國述職一次，述職期的長短及期內的工作則視乎差會而定。

亞洲差會歷史短，負責人也大多數沒有作宣教士的經驗。差會固然有心盡力支持宣教士，但有些時候却因爲缺乏經驗而發生問題。

㈠差會除了在經濟上支持宣教士外，便很難在其他方面給予指導和幫助。宣教士來到新地方，便要自行找房子居住，自行找語言老師等。單身的還可以暫時寄人籬下，有孩子的夫婦則不容易適應了。差會本身既無老練的宣教士帶領，也無從教導宣教士如何開始工作。

一位台灣宣教士說：「我的差會旨在派我到這地方協助華僑教會的工作，但這兒的教會却以爲他們是從台灣聘來一位牧師，差會沒有詳細調查工場的情況，也沒有明確指示我們當作何事，早期導致不少誤會和麻煩。」

㈡差會所差派的宣教士不多，便很自然地對宣教士有過高的要求，忘記他們在異地工作，效率會比在本地爲低。宣教士早期要花很長的時間學習言語，差會不但沒有給予適當的訓練，還認爲他們呆在家裏沒事做。宣教士爲要在每月的通訊裏報告他們的近況，便往往過早開始工作，結果語言又學得不好，工作也做得不好。

㈢差會在訓練宣教士上也是做得不夠。宣教士固然很難期望差會在進入工場前給他們一些實際生活上的訓練，就是在工作數年之後，一般差會也沒有進深訓練宣教士的計劃。在接觸的十來位宣教士當中，只有一位女宣教士有機會在她的第二期工作內進修。不是每個人都有本領自學成功，工場上又可能極缺乏書本和導師，宣教士亦未必能主動開放地要求差會給予進修時間，結果他們很快地便弄得心力交瘁，離開工場。

㈣宣教士述職時也有許多困難。工場上的弟兄姊妹以爲他們回國渡假，怎料他們却要一天到晚主領聚會，沒有休息的時刻。一對日本夫婦在回國述職的十個月內主領了二百三十三次聚會，另一位姊妹也在一個半月內負責了三十五個聚會。宣教士與家人親友歡聚的時間也被剝削了。

在述職時差會也可能是因經驗及財力不足之故不曉得替宣教士預備居住的地方。差會許多時候以爲宣教士可以與家人親友同住，因此沒有給他們其他的選擇。一位弟兄在述職期內結婚，這情形差會早已知道了，却沒有爲他預備新婚的房子，東方人的矜持又叫弟兄難於開口要求，結果還是朋友們看到需要爲他預備了。

述職時間很容易叫一個宣教士情緒不穩定。他們會發覺自己所熟悉的社會變得越來越陌生，在一些較落後的地方工作的宣教士會發覺自己變得越來越寒酸，昔日好友亦再不能完全明白他的心境。尤其是在述職的初期，教會的弟兄姊妹以爲他是英雄榮歸，又誰曉得他的內心錯綜複雜，軟弱疲憊。如果差會不明白宣教士在述職期內感情與肉體上的需要，不加以保護和支持，便很容易叫人沮喪不堪。難怪乎有宣教士寧願減少述職時間了。

㈤亞洲教會的差傳政策也是在雛型的階段。差會大多數沒有週詳地計劃與工場上的教會保持何種關係；有些則計劃得相當輝煌，却紙上談兵，不切實際。有許多問題都沒有一定的答案。如工場上的教會與差會的政策截然不同時，差會能否干涉？宣教士應否接受當地教會經濟上的支持？如果宣教士是受聘於當地教會而教會給傳道人的薪金又太低時，差會又應否對宣教士有所津貼？差會可否與宣教士完全沒有經濟上的關係？

普遍來說，亞洲差會只有隨機應變。沒有可追隨的傳統，就只有慢慢地從得失成敗當中把經驗累積起來。因此，在差傳工作發展的初期，宣教士需要比較獨立和成熟，才能夠在外長期工作。

6 前瞻

宣教士要面對的問題可能永遠也沒有圓滿解決的方法，但如果能夠在教育和隊工兩大範圍內多下點功夫，問題也可以隨之而減輕。

教育

差會許多時候並非不願意盡力支持宣教士，只是不知道怎樣去支持；宣教士也並非不願意去改變自己，務求適合工場上的需要，只是許多時候他們不曉得甚麽是最佳的改善方法。因此差會與宣教士同樣地需要宣教學的知識來增加工作的效果。

現今呼召年青人作差傳工作的大會已越來越普遍，但特爲差會負責人和宣教士舉辦的諮詢性會議却仍是缺乏。差會與宣教士的經驗越淺，便越是需要聚在一起，彼此討論、檢討、計劃；藉此可以集合多人的經驗，別人所犯的錯誤可以用作鑑戒，別人的成功途徑也可以作參考資料。不過這類型的會議也不容易籌劃，宣教士分佈各地，可以抽空回國赴會的人可能不多。但如果差會看重差傳工作的長期發展的話，便需要鼓勵宣教士撥時間來檢討他的工作，與差會負責人一起尋找方向，與其他宣教士一起交換意見，彼此學習。

書籍和雜誌也是教育差會和宣教士的一個好媒介。雜誌可以成爲經驗交流的中心地。差會如果能夠支持較資深的宣教士多去寫作，記下他們的成敗與心得，教會的弟兄姊妹便更能瞭解宣教士的需要，年輕的宣教士也可以藉這些書籍得益。

另外一個教育方法是建立一些宣教士訓練中心，提供一些課程，教授基本宣教學，語言學，研討信仰與文化的關係，認識各地政治局勢與教會狀況等。這種訓練中心在歐美地方已有存在（英國的 ALL NATIONS COLLEGE 便是一個例子），但亞洲尚未有類似的學校出現。

一些短期的宣教經驗也是訓練年青宣教士的好方法。OPERATION MOBILIZATION (O.M.) 有許多短期（一、二年左右）的宣教計劃，讓有志海外工作的信徒有機會於長者帶領下作短期的宣教工作。這機構屬下的「眞道號」與「忠僕號」也同樣地使信徒有機會接觸不同地方的文化與民生。這一類計劃可以叫年青的宣教士實際地預備自己作較獨立的工作，也可以讓他們有一段過渡時間來等候並認識未來的工場。

隊工

一般亞洲差會屬下的宣教士不多，屬同一差會的宣教士又往往在不同的國家裏事奉，形成每一位宣教士都有孤軍作戰的現象。此外，一個「荒漠英雄」的形象亦很容易把宣教士孤立起來，叫他不能接受別人的援手，也叫一些有志之士望而却步。隊工是粉碎這形象的方法。

如果差會能夠把二至三位宣教士放在一起，又或者與其他差會合作，把宣教士差到同一地方去，他們便可以一起同工，守望相助，彼此填補對方不足之處。這種安排會縮小宣教士的分佈範圍，却可以減輕他們心理上的負擔，也可能會減少宣教士離職回國的情形。

宣教士需要隊工，除了工場上要有同工之外，差會的負責人也是他們的同工。如果差會能有全職的領袖，又如果這些領袖本身也曾有作宣教士的經驗，毋會對工場上的宣教士便可以有較深的瞭解，進而有較緊密的同工關係。要使這理想實現，便先要多差宣教士往海外去，再待之以年日，讓有經驗的宣教士可以在放下工場上的事奉回國時，作差會的領袖。

今天的亞洲宣教士與這世紀初的西教士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差會的經驗不多，在照顧和指導宣教士時往往力有不逮。差會與差會之間仍有門戶之見，又或根本不曉得如何合作。結果許多宣教士都要獨力求存，但望有更多同胞踏上征途，改變局勢。另一方面，亞洲宣教士與以前的西教士又有許多不同的地方。西教士大量興起之時，正是殖民地主義極盛之日，西教士在經濟和政治形勢上都比當地信徒優越。今天宣教士的身份已由主人變爲客人和僕人，工場上的政府及信徒對宣教士歡迎與否對宣教工作有決定性的影響。再者，現今的宣教士大都是建基於前人工作之上，昔日深入部落土著的生活已較爲少見，宣教士的工作內容也隨之而改變，在一些地方，傳統宣教士的身份亦可能會帶來許多妨礙。總而言之，在今天，無論那一個國籍種族的宣教士都不能再默守成規，要因時代的不同而改變事奉的方式。亞洲宣教士沒有傳統可以追隨，可能因此會犯許多不必要的錯誤。但亦因爲沒有傳統的局限，他們又可以較自由創新地適應時代的需要。至終最要緊的就是遵守神的吩咐，把福音傳至地極，擴展祂的國度。



我與基

楊志强

認識基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了。初相識的時候，我還像長年在地下鑽的蚯蚓，首次的突破了泥土的桎梏，探頭遼望地面廣闊的信仰天地，而基不但是主日學的助教，還是不折不扣的大專生，再加上他穩重平實的語氣風度，令我這個預科生，不期然冒起一絲羨慕，覺得他就是屬靈的模範。

初信時有許多不明白的問題，由信仰本質、聖經問題到生活應用，我都愛拿出來問基，雖然通常都得不到完滿的答案，而是一堆諸如信心、順服之類不大了了的字眼觀念，但他眉宇之間總是總帶着開心、自信和堅定的態度，令人很是受用，充滿信心。日子漸漸過去，我也開始了讀經、祈禱的靈修生活。

上初信慕道班還不到三個月，便進了港大的門檻，在自由開放的新環境裏既戰兢又好奇，口裏說感謝神，心裏却在盤算該進那個迎新營才對。於是院系迎新、學生會、團契等使我忙得不可開交，一方面覺得自己太魯莽，七手八腳的處理得不太順暢，另一方面又遇到不少新人新事。碰到的弟兄姊妹也很不相同，不像教會的弟兄姊妹那麽穩重、謹慎，而是活潑、熱誠、眞摯。

但主日學老師叮囑我，說在大學裏要小心結識弟兄姊妹，身爲助教的基，更是苦口婆心，有條有理地給我一些指示。然而，自己根本不能理解爲何連弟兄姊妹也要提防，從認識的基督徒中也看不出甚麽不妥，也就唯唯諾諾，敷衍了過去。

學期開始，空閒時間愈來愈少，和教會的弟兄姊妹也減少了溝通，另一方面，朝夕相見的校園內的弟兄姊妹底活潑，也吸引了我出席校園團契的週會。討論的問題故然新鮮，對應事物的方式跟以往

的習慣亦截然不同。起初也不易適應，但他們討論的題目却從來很少在教會中聽到，所以每次週會都感到很新奇。在校園團契久了，聽了很多以前沒有想過的問題，諸如宣教、關社、中國等一大堆，自己又不能解答，好生困擾。可惜功課又忙，返聚會也是來去忽忽，而問題却連珠炮至，正如疲憊的貓兒看着逃竄的耗子，眞個無奈。基也不時提醒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日子太忙對靈性不好，別弄得自己太忙呀！」但誰不知道休息退休對自己有益呢？有幾次打算好好的和基談談自己的困擾，但他耐心的聽完了，便冷靜地說：「強，《箴言》說認識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你還是初信，不應想得太多，還是好好的抽時間讀經，認識神吧。」我只好趕快閉上嘴，含含糊糊的引退。

後來他轉校入了港大，我心想，這一回他應會在這裏大展拳脚了吧！以他淵博的見識，至少也應和此間的人交流交流呀！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他銷聲匿跡，令人好生失望，只是隱約知道他不大同意大學團契的路線。那一年，我當上了大學團契的職員，學習事奉，終日約人吃飯以增進交流和參予各式各樣的聚會和會議，也很少機會和基見面，但每天早上，總可以見到他獨個兒在化學大樓前的草坪靈修，令我羨慕神往。

那年只和他談了一次，說到神帶領我們進入校園的使命和心意，也提到主人按才能分銀子給僕人的譬喻。他強調銀子所寓的是恩賜而已，不是泛指神的一切供應，把大學生的身份劃於圈外。那一次倒並不怎麽困擾或意外，但也沒有再說些甚麽。

有一次在教會聽到基和幾個同輩弟兄談一份雜誌的關社言論，我心頭一亮，心想教會一向隻字不提，倒該看看他們說些甚麽。叫人驚訝的是：他們不過好像我們談蘇聯政局一般西拉東扯，以一臉不屑的態度談敵國的內幕，我一轉身便走了。我想和他們談大學生應有的開放態度，但算了吧，他們從不來這套；談聖經根據嗎？他們又不同意我的詮釋；講聖經嗎？他們會說我還不過是初信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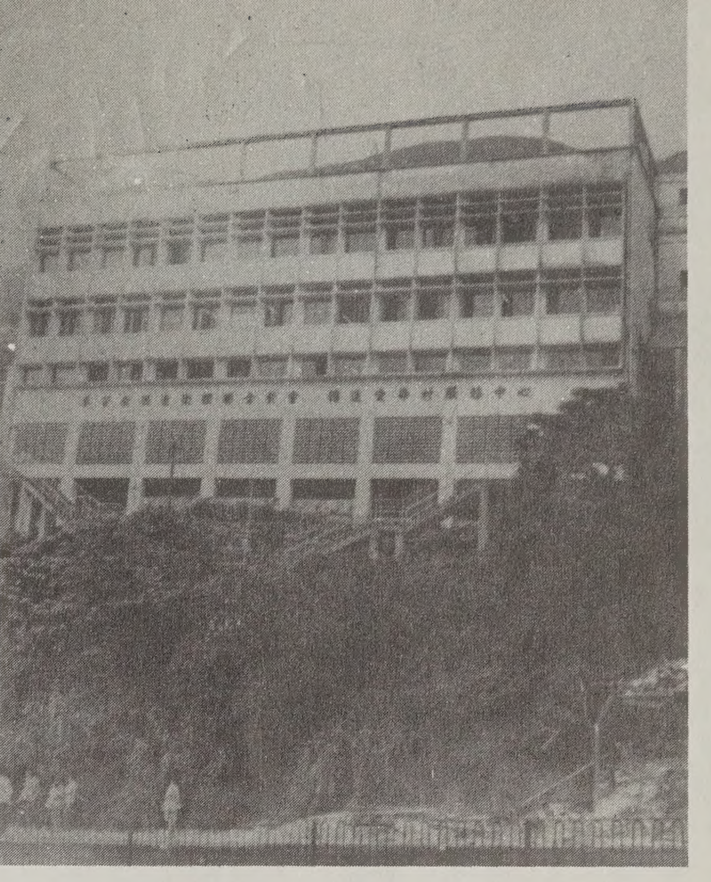
是昨年甚麽日子我也記不起了，探訪完木屋區，剛趕上晚上教會團契的聚會，基又用他平穩、冷靜的口吻分享甚麽是順服…又說到基督徒有屬天的盼望，就如穩坐釣魚船…團契完結時，我滿腦子還是一家八口擠住在百呎不到的情景，又想到颱風時他們扶老携幼逃避山泥風雨。

大冷天的隆冬，上八時半的課是個大掙扎，路過化學大樓草地，看見基在徘徊踱步，心中旣無欣羡也無佩服，扯了扯衣袖，轉頭便步上本部大樓的扶梯。

論壇

社區？文化？教會？

Not good enough.



迦步勒

看了《橄欖》３９期《社區教會》專題，深覺問題的複雜，斷非理論層面可以解決，也看到這樣的舖陳可能導人誤以為「社區教會」模式是唯一地區教會出路，故於比較後，嘗試列出正反觀點，以助各弟兄姊妹參考。

(A)補遺

(1)中產階級次文化等於不好？

1. 中產文化的成份有好有壞，有合聖經有不合聖經。
2. 基層人士之次文化亦然。
3. 問題是中產階級次文化充斥教會，甚至等同「好」，扼殺了其他文化背景出身的會友之生活習慣與型態。
4. 造成教會內中產人士多，忽略了低層市民。
5. 總意是別死抓中產階層文化不放，嘗試用聖經原則批判各階層人士的生活模式。

(B)教會模式優劣

(1)社區教會、文化教會、傳統香港教會（以所謂「福音派」教會作準）各有所長。

(2)傳統香港教會

1. 由來已久，容易上手。
   - a 新朋友原來會友介紹，於是多為親戚同事同學之類。
   - b 新來會友與原會友之背景，有一定相似之處，較易處理栽培。
2. 因循難以彌補其缺欠。
   - a 容易造成中產式人物充斥（與開壇講道有關，可看３９期）。忽略其他社會階層的需要。
   - b 住處可能遠離教會。
     - ①教會生活容易與日常生活脫節。
     - ②教會與所處地區脫節。
   - c 信徒難以找到信仰與生活融合之處，容易走進雙重人格、無志氣、不信等道路，精神上受折磨。

(3)文化教會

1. 以信仰原則活於原來之生活文化習慣。
   - a 不必兩副面孔（如六天是開放自由，牛仔褲，星期天裝扮則是中產的裙子、言談拘緊小心）。
   - b 信仰與生活在意識上是融合的，在乎與衆不同地擁有聖經的價值觀。
   - c 傳福音對象是同一階層的人，較易？
2. 加深隔閡？
   - a 不同階層人士返到不同地方，加深彼此的不瞭解，難道信仰不能打破這隔閡？
   - b 把人圈在某一文化特式，阻礙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動機（MOTIVATION）？

(4)社區教會

1. 綜合性
   - a 全人關顧——整個社交生活（SOCIAL LIFE）皆維繫於一個特定區域內。
   - b 信徒與所處區域有關係，使命有方向（協助社區健全發展及向坊衆傳福音）。
2. 實踐上困難重重
   - a 在都市社會接觸的同學同事多於鄰居。
   - b 交通較暢順，社區劃分困難。如：家住華富，上班中環，娛樂則銅鑼灣、油麻地。
   - c 一貫社區承擔弱，且需全盤重新訓練傳道人與平信徒。

(5)各施各法，因時制宜。

(C)個人傾向

新法雖好，奈何改變太劇，對現存教會未必適切，但不變必致僵化，宜漸漸走社區教會的方向，唯切不可驁進。



論壇

九七——從一封信到去留

尼西

先看一封信

主內的尼亞兄弟：

許久未見，你和各團友們可好？！

今日來信，是因香港前途之迫切，尼亞弟兄和團友們雖是主之侍奉者，但既生之存之，想必非僅求心之平安或來世之永生，現世之顧予實乃基督徒之責任，因此，我以尼亞弟兄港大學生這現況希望藉以有所作爲，我的意思是，希望你能喚起香港大學學聯之注意，研討並隨之運動，爲港人爭取應有之利益，與及公平正義之結局。

除了本信，我亦另函天主教聖某某某堂的司鐸黃某某神父，求他轉達梵蒂岡若望保祿二世，希望教皇以耶穌基督之名，在他的波蘭同胞之外，亦爲香港人民向世界發出公平正義的呼籲。

香港的政治問題

香港的政治問題，我的見解：一

1.人類生存與享用世界爲天賦權利，由於彼此是獨立體，故此在原則上說，彼此之間並無存有權利與義務，但由於有限之「有限」性，換句話說，彼此俱非取於無限，而是共得有限，因而，獨立體們之間在某種邏輯上雖無權利與義務，但在這附加的條件下彼此却有天然之公約，這公約的解釋就是平等。

現實的說法是：空氣在目前或其程度上說並無有限性，所以人類在空氣這方面無需公約；土地在目前或這程度上說是具有有限性，所以人類在土地這方面需有公約，換句話說，人類在土地這方面應有平等的出路，這出路有兩條，一爲「共存」，一爲「分存」。共存是需要平等共存，分存是需要平等分存，由於現實是實行着無規的國度劃分，所以既非共存，亦非分存，故亦同時存在了侵略性與霸佔性。我們以香港爲例，香港的人數與地幅的比例，在地球的總人數與全陸及全海的比例上，早是一個失損的不平等，所以香港人民爲香港領土的主權人乃屬天經地義，但，既然中共以人類史的某段「歷史」爲根據而要取「回」香港這塊土地，我們亦無話可說，所以：一

2.以人的立場說，「人」是主體物，「人」之外是侍體物，所以，人俱以本身爲主，只能取享於侍體物，而不能取享「爲主」的本身，否則就是擄掠。

所以，中共最多只可以根據歷史取回香港土地，而無權據血緣或血源而「接收」香港人民，亦因此之故，所以：—

3. A 英國既是香港人的統治者，香港即爲英國人民，這性質的本身乃是天然，並非人爲，即如，男與女有性事實，女即爲男之妻，這性質乃是天然，並非人爲。我們應認識「統治」的意義，「統治」的性質主要包含着「人權」的接營或人民方面言「人權」的交管，換句話說，人民的「全身」既爲統治者所管轄，則統治者之所屬亦應爲人民所共有，這是基於受授平衡之原理，所以，英國撤出香港須帶同香港人民乃是道義與責任，而香港人民具有英國領土之存在權亦爲天然之權利，英國政府宣稱香港人並非英國公民是出自「霸道」而非出自「理道」。但既然如此，我們亦無話可說，所以：—

B 既然香港人並非今代之移民而是百餘年前的遺民，則中共在情理而言應給這一代港人自行消失這地域，例如遷移或壽終絕後，不應接地而秉民。

我觀察中共政權及英國政府有如下見解：—

A 中華民族的民族性：—

❶你看「中華民族」，假如從「人類史」或「人類學」出發，你可以有一個粗略或概略的結論，由遠古至唐、宋、元、明、清歷朝轉換，再至民國以及現時的鄧小平集團對所謂四人幫的政變奪權，當中所運用的各次手段與陰謀與及言論，用華人的行爲及言論分析華人的意識，可以得出「中華民族是一個《昧於人權》的民族」這結論。

❷假如說香港是失地，則中國有一塊更大的失地——黑龍江以北的數萬平方公里西伯利亞土地。從中共對香港與西伯利亞兩者的差異或矛盾看，則中共所做的性質其實並非收復失土而是虛榮與貪念的眼見心謀。所以，香港人應認識中共目的殊非香港的土地而是香港的成果（註），說得更確實些是製造這成果的香港人民，換句話說，此又可見「華人昧於人權」的一斑。

B 英國政府或英國人的手段：—

❶從近年大陸大量人民湧港，我們應思慮這是中共與英國狼狽爲奸的一頁，因爲中共需要在香港佈下單位爲將來接收之用，其「逃」港的「難民」中應有相當的任務幹部，而英國應明知香港不保，故亦樂得大量人口湧入用人口壓力以製造土地價値進行對香港人民財產的最後豪奪。

❷用移民造成香港人民的性質的含糊性以減弱香港人民與英國的原有關係而後關閉港人往英之門。

❸宣佈香港少數份子可獲英國公民權，目的是將香港的知識階層或有發言能力者與大多數的香港人分離，換句話說，是變相的取消香港人民就這問題的「發言權」。

以上各項並加以英國民族的歷史，我們應該將諸如最近英國工黨對立保守黨的發言看成是英國民族的一種政治手段的運用與配合，其目的不會越出「更符合英人利益」這範圍。

註：所謂「香港成果」，是指幾國英資集團例如怡和、太古，特別是以區區一個香港這彈丸之地發蹟而能夠收購英國與美國的銀行的滙豐，與及用嘉道理（KADOORI）家族之名的猶太裔石油集團等等在香港及海外的「財資」，與及近年能在美加收購大型機構（例如希爾頓酒店）屬下產業及在中太平洋群島攪到地產波動居住危機的華人集團的「財資」而非指香港本土的房產樓宇或各項建築成就。

拒絕中共？

拒絕中共或中國統治的理由，並非英人的文明與豐足的物質，而是華族的缺於人權意識的特性。統治與被統治本來就是不平等的兩個階級，在英國人統治下的有色人種，不會逃過被歧視與剝奪。但假如你在中國國內爲人民，你可以被人送往內蒙古，而你的妻子則在海南島，如此十年不相會面，這就是華族缺了人權意識的一幕表演，其實這是屬於侵略性和最徹底的剝奪。而導演這些戲劇者，其面與心之昧與蒙，充滿滑稽與荒謬！在這樣一個國家內生存，不僅可笑，而且極之可悲！我雖不能挽香港人民之終於陷落，但亦應盡我所能，不敢負生之爲人之責任。我的設想是：在外之目的爲教宗與美國總統，在內則爲幾個教育機構的學生聯盟、教會、與及可信任的報社，而以此對中共、英國及世界申張與要求。暫此。主佑！

3—12—1982

林栢

寫在後面
驚訝的受信人

在意想不到的時刻，我接到「林栢」君的信，信中更塡滿了我意想不到的內容。

驚訝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是林栢君並非筆者的知交，眞正傾談過社會家國人生的次數是一次也沒有，況且林栢君在筆者所屬教會中雖已渡過了兩個年頭，近月來已轉到別的教會聚會，加上年紀相距也頗遠（二十五六歲的他對比於二十剛出頭的我來說），閱歷也頗不同（中學畢業後即在社會中打滾的他對比於長年困囿於書本、學校的我來說），溝通本來就不易，而且林栢君有頗重的自卑及木訥的個性，所以更令接到他的信的我感到詫異。其二是林栢君的率直程度令人咋舌。洋溢於信中的一派不信任中國、不信仰港英的態度，直接提出他不願回歸中國管治、也不願沉默的大多數市民回歸中國的立場，期望各方面提供出路予這羣欲徒無能的香港老百姓，讓他們移民或安然「壽終正寢」。從一貫「放認關爭」的學聯立場看來，這是相悖的見解，從左派報紙的言論看，這簡直是「漢奸思想」，不認祖的「漢奸所爲」。

信件的處理

究竟我應當怎樣處理這封信呢？悄悄地丟進垃圾籃？公開它？這個問題委實困擾了我良久。

作爲建築公司小職工的林栢君可說是個眞正的勞動人民，兩年來，他給我的感覺是木訥與羞怯，教我不能說他是個慣於主動的人。信中的文字在刻意經營中仍流露出不暢順的字句結構及段落安排，使我感到這封信是林栢君企圖衝破重重文字障礙、思想障礙的成果，若 看到原文努力而淸楚的抄寫，相信大家也會感到原作者的眞誠。表象上，他明顯地不熟悉港大情形，譬如稱港大學生會爲港大學聯，誤以爲學界未有相應香港前途的研討（港大學生會的立場意見書也草擬了很久吧！），在在都表示林栢君的「不敢負生之爲人之責任」是經過沉痛反省後的勇敢行爲。所以，爲他轉達他對問題的分析與理解亦成爲義不容辭的事。

一些個人感想

誠然，在理念上對人權、自由等等的分析入手，我是極不願意歸到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但我身邊的香港百姓旣與我一同成長，朋友親戚亦大多不能移民他鄉，加上心底始終不能磨滅的民族感情，與及一貫教會傳授的「傳福音給十億同胞」的使命心態，我又有一股廿留國內的感情傾向，老實說，我非常懷疑那些移民他國的牧師、傳道、執事、長老、平信徒領袖的心腸，究竟是深思熟慮後得知移民是其異象，還是只因懼怕、逃避艱難才離開這彈丸小島？他們遺下的一大羣不可能移民的會友又算甚麽牧養羣羊？

從根本的問題說來，我要問：愛國是每個人必須有的嗎？還是愛國是値得有的（Desirable）而非必須有（Must ）的？要是如此，我們又怎樣定奪移民是不是應當？

曾在港大團契的聚會裏聽過楊豪萬牧師的一番話：牧師傳道在美加是非常吃香的專業，移民是容易得很，在他們一羣牧師傳道的退修會就九七問題談及各人個人去向時，竟有如下的想法：留下來的是爲信仰爲羣羊殉道，離去的是要宣揚留下來者的佳美腳踪，必須有人留下好去殉道，也必須有人傳這個佳美見證（舒服地，前呼後擁地），而在這一切的背後，倒不見各人怎樣教導會友面見轉變，除了沒聲沒息的、籠統地培養受苦心志外，難道基督徒只能「大難臨頭各自飛」或是「坐以待斃」？

在這一切困擾中，我只能說：「主啊，求祢賜我寧靜安祥以接受莫能改變之事，勇氣以改變我能改變的事情，智慧以辨別二者。」

橄欖要死了！

香港大學學生會基督徒團契

會長　鄭建輝博士（化學系）
副會長　華叔平醫生（醫學系）
主席　關啟文（工三）　出版秘書　林潔兒（社二）

通訊處：香港西營盤郵箱 50379 號
發　行：突破發行組
九龍灣牛頭角道55 B
利基大厦二樓
3-7508211〔**即訂戶投訴電話**〕
承　印：南北文化服務社
九龍長沙灣道47—55號
東成大厦十樓 C 座
3-806890

橄欖雜誌：

顧問：滕近輝牧師　蔡元雲醫生　張慕皚博士
吳宗文先生　許道良博士

出版委員會

主席　黃鳳萍（社二）
總編輯　陸錦光（社二）
助理總編輯　譚啟見（社二）　黃冠雄（文二）
編輯：　蘇兆良（工二）　袁淑芬（醫二）
周華山（社二）　麥淑娟（文二）
羅惠嫦（社一）　朱惠兒（文一）
曾燕玲（法畢業）　陳國宏（工一）
文　書　林水招（文二）
資料組　楊啟昌（理三）　沈濟全（文二）
錢錦華（工一）　鄧淑儀（社一）
李潔貞（文一）　蔡婷婷（社一）
陳子玲（文一）　駱惠芝（文一）
業務組　梁玉嬋（理二）
吳國泰（社一）　陳志强（工一）
設計　梁華達（建二）

歡迎投稿

橄欖

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

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
一個作爲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
一度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

第二十四卷第一期
公開發售第四十期

一九八三年二月號

稿例

㈠稿件以中文爲主，但亦歡迎英文稿
㈡來稿請附眞實姓名、性別、及地址，如用筆名則請註明。
㈢中文稿請用原稿紙繕寫，英文稿則請打字及隔行，一紙勿兩面用。
㈣編者有權刪改稿件，如不欲刪改，請註明。
㈤本刊不設稿酬。
㈥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如欲退稿，請附回郵。
㈦來稿寄本刊通訊地址。

零售每本四元正
香港大學學生會基督徒團契出版

訂閱全年二十二元正